

春香传

春 香 传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91

出 版 说 明

小说《春香传》，是中世纪朝鲜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人民中广泛流传。

《春香传》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并证明：男女青年尽管有贫富和身份之差别，也可以结合成美好的伴侣。这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部作品在古代劳动人民中以口头文学形式流传很久，后来到了18世纪写成了小说。

这部作品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描写了春香和李梦龙相爱的过程和后来别离的情景，下卷描写了恶霸官僚卞学道赴任；春香受他迫害；李梦龙成为微行御史罢免了卞学道；李梦龙与春香喜相逢的情景。

这部作品以春香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封建的身份制度的罪恶，并且通过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充满了各种阶级矛盾的当时的社会现像。

在以严格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平民成春香和贵族李梦龙之间结成爱情关系，并经过种种曲折最终成为美好圆满的婚姻，这种事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也是绝对不会有的，然而这部作品却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这部作品还说明：封建统治基础已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人民对纯真的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是无法阻挠的，封建的身份制度必将废除。

在国内已把《春香传》拍摄成故事片，还编成了歌剧。

本社现将这部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译成中文出版。

上　卷

正是鸟语花香的春天。

今天又是端阳佳节。南原的广寒楼景致优美宜人。各家闺女都到这里来游春。

春香有侍女香丹陪着也来到这里，脚蹬紫红绣花鞋踩着绿茵茵的草坪向欢笑着的姑娘们那里走去。

春香乌黑的浓发梳理得光亮端庄，一条长辫垂在身后，辫梢上系着红甲纱发带。她穿着大红裙子和嫩黄色夹袄，绿纱罩纱遮头盖面犹如轻雾绕身，那容貌姿态实可与含苞欲放的花媲美。她脸色白皙如玉，两道柳叶眉下眼如秋水，含情脉脉，时而泛起一丝微笑，在春光沐浴下，更显美妙无比。

春香把手放到碧清的流水中，抓起水晶般的小石子，还摘下几枚树叶丢进水中，任它流去。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新奇，愉快。

她留心望着映在水中的自己的面貌，看看罩纱戴得正不正，小袄穿得是不是贴身。

春香望着自己水中的容貌，忽然想起无可告人的心事不觉脸色绯红。

她心里想：人们都说福从天降，不知这话是真还是假呀，想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常言道：人世间，悲愁多于喜悦。

说起春香的身世，她乃艺妓所生之女，根本没见过父亲。这对她来说，的确是不幸，但至于这种身世会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不幸，她是无法料到的。

原来，全罗道南原府曾有个名妓月梅。当时曾任南原府使的成参判与月梅生下了这个春香。后来，成参判调回汉城去。他临别时，约定到汉城后一定把月梅和春香她们接去，叫她等着。但这不过是官老爷一时的誓言，哪有什么根凭。加上，成参判到汉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他只给月梅留下了辛酸泪和没了父亲的女儿。

月梅忍住悲酸，心里想：无论如何要把女儿教养好，教她琴、诗、文、画无所不能，而且针线、纺织，烹调养生的活也无所不能。对出嫁后如何奉养公婆和侍候郎君及一切礼数也都教会了。春香出落得才貌双全，人都称赞她是个好闺女。

春香眼望着映在水上的自己的面容，悄悄地吟了一首诗。

春日你由哪里来，
春花落水随流而去，
流水载春流向何处。

香丹在春香身后笑道：

“小姐，你今天吟的诗可有些怪哩。嘻嘻。”

“你懂什么呀。”

“哦，我怎么不懂？‘流水载春流向何处，……流向何处……’我怎么会不懂小姐的心思。嘻嘻……”

“香丹，你别胡说了，咱们快去打秋千吧。”

秋千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姑娘、媳妇。摔跤场上，选手正在比高低，都在争夺一等奖品的一头黄牛。还有赛弓术的正在拉弓射箭，真是热闹非常。整天流汗的庄稼汉们，今天都来到树荫之下，摆上浊酒畅饮欢歌。

这时，使道家的李公子正在书房用功。抬头望见窗外的明媚春色，不觉心动，掀帘步出花园。他眼看许多蝴蝶在花卉之间飞得好自在，不禁觉得一道道中门、大门、花墙围着的庭园实在令人憋闷。

“房子这小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怎么连影子都不见？”

他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心里烦恼得发火。

李公子是汉城李翰林的儿子，因为父亲到南原任府使，随父母来到这里。他是个读书很用功的年轻人。

李公子相貌英俊，气度不凡，才智过人。他以当代诗人郑松江为师，文笔则以韩石峰为仿。李翰林看到儿子有出人的才气，日夜施教，希望他将来参加科举中上状元，成为大材。

他对儿子严加训诫，用封建礼数道德严加管束，不许他有丝毫不轨的言行。

他以三纲五常为信条，常说，人与兽类不同，应遵守君臣、父子、老少、夫妇、朋友之间的道义和信守。

李翰林就是朝夕以这种信条教育儿子的。

李公子像一天吃三顿饭一样，要听父亲的教训，已经感到絮烦了。

李公子早晨起来梳洗完毕，穿戴整齐后夹着书本到父亲所在的上堂去。

他父亲坐在缎子褥垫上，儿子向他行礼请安，父亲干咳一声来应答。然后，儿子开始背诵前一天学的东西。父亲听过后，有时称赞他一句，有时严加苛责，叫他好好学作人之道，总之他的父亲是家教严格的人，作儿子的总要倍加小心。

李公子正觉闷得慌时，房子满面春风地迈进中门。公子仿效父亲的严肃相，责备道：

“你小子，到哪儿瞎逛来着，怎么这时才露头。莫不是六神出了窍！”

“公子，今天不是端阳节吗？我去换了件衣服，才晚……”

房子手摸着浆洗过的蓝罩褂陪笑。

公子倒是听说过，房子年老的外祖母住在乡校后村，照顾房子。再看房子一身装扮，的确与往日不同。

看他脚上穿了白净的布袜和新打的草鞋，乌黑的长辫子盘在头上，扎上白头巾，上面又戴了缀着红飘带的帽子。

公子打量他这一身打扮，再也忍不住了。

“哈哈……”

“公子！您这是怎么啦？”

“我看你这个家伙心神不定了吧。哈哈……”

狡黠的房子连笑都不笑，正经地说：

“看您说的，现在是什么时节呀？绿叶青青，红花朵朵，黄莺声声叫，蝴蝶双双弄春花。家家闺女打扮得花朵似地出来赏春。除非是石雕的佛像，怎能不动心！”

“好啦，好啦。今天，我也有心去赏景，你说说，南原都有哪些好景吧。”

“读书的公子去逛景，是不是有点不规……”

“这话你可说错了。自古以来，有文才的才子都喜欢去观赏名胜，为的是写出更好的诗和文章。见了名胜、秀丽景致才能有诗情、文思，懂吗？

“郑松江如未见过金刚山，怎能写出那有名的《关东别曲》；郑知常如未见过大同江，怎能写出那出色的《南浦悲歌》。白头山有南怡将军的诗，南海的闲山岛上有李舜臣的诗。据《东国舆地胜览》记载，我国各处名胜，处处都出好诗。”

“听公子这么一讲，我们南原也有不少能出好诗的名胜哩。我们镇的东边有承接智异山精气的百工山，太阳落下的西边远处有宝连山，北门外，那咬龙山城的奇岩绝壁很是壮观，到南门外龙川江畔的小山包上，有个歇山式屋顶的广寒楼，那景致真不错哩。”

李公子听到这里，用扇子拍着手掌说：

“广寒楼，这名字真够意思……广寒楼，我想起来了。《东国舆地胜览》里对广寒楼也有记载的。”公子进屋去在书架上找出一本书来翻着。

“……找到了。广寒楼，这里是这么记载的：‘南原镇南边，地势高而平坦的地方，有一座小亭，称做广通。后因经年累月失修，亭子倒塌，后来重建了亭阁，由郑麟趾改称广寒楼……’这里还有一首诗哩。

李公子吟诵道：
“湖南胜景处处是，
莫若此地景致美，
此地一景广寒楼，
山景水色无伦比。”

房子好像领会了一点诗中之意，一拍大腿说：

“那首诗正说出了我们南原人的心情。还有别的诗没有？”房子说着伸脖子去瞧那本书。

“还有姜希孟和另外两个人的诗。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房子，快去备驴。”

房子惊跳起来说：

“您这是怎么啦，不得老爷的允许就……”

“上堂的客人可能已经走了。我去请过早安，再请老爷许我一游，你尽管快些准备吧。唉，人说，逛金刚山也得有助兴的酒菜，对吧。”

“您说对啦。肚里咕噜咕噜响，那景致再好也不会看出兴致来呀。不过，这您甭操心，我自有安排。只要得到老爷许可就行啦。”

公子夹着书到上堂去。他在心里琢磨，该怎样向父亲说

明他的意思才能得到父亲同意。弄得不好，不但不能到广寒楼去游景，倒让他老人家训一顿怎么办？不如不声不响地出游一趟，回来挨一顿训也罢。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踌躇了一会儿才进屋里去。屋里，父亲和母亲正和颜悦色地说着话。

公子请过早安，然后背诵了前一天学过的文章。父亲摇摆着身子，夸奖说，这么努力去学通四书三经，后日可望科举及第。母亲也在一旁微笑着。

公子想，这可是请求父亲的绝好机会，上前说道：

“今天是端阳节，想到广寒楼去一游，一则赏景，再则去看看姜希孟的字，我也想写一首诗试试。”

“你读了《东国舆地胜览》的吧。”

“是的。”

“读那些书倒不是坏事。但一个两班子弟还没有参加科举，就想去逛山游水可不是好事。”

父亲语声虽不高，但显得很严肃。母亲在一旁帮他说了一句。

“今天不是平常日子，是个节日，让孩子到外边蹓一蹓，做做诗，不碍大体的。”

翰林老爷也许因为公子要去做诗，感到欣慰，竟允诺了，不过还是事先严严地训戒了一通。

“那么，就限今天一天。可是你要记着你是谁家的儿子，不许做出不合乎两班子弟的行为。不要和那些浑百姓一道去繁杂的集市或摔跤场，不要和陌生人谈东说西，只许到广寒楼去，不要到远处去。”

“一定遵命。”

公子向父亲行过礼，退出来。这时，他的心轻快得就像要飞起来似的。

他来到内堂，穿上了母亲给他准备的节日盛装。他这么一打扮，显得更加英俊了。他的脸长得可以称得上是美少年，而且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乌亮的头发梳得油光光，发辫上缀着紫色发带。雪白的细苎麻布裤子，白细布袜子，系着蓝色裤脚带，上身穿着青色宽袖衣，又罩了一件玉色袍子，系上了青紫色绶带。

他的母亲和裁缝看着他都不禁感叹。

公子穿上皮鞋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里。房子一见公子的模样几乎惊呆了。

“哎哟，好家伙，这一身打扮可真……少爷，您是要娶亲去吗？嘿嘿……”

“老爷允许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那日头是不是要从西方升起呀？嘿嘿……”

房子把公子带到备好驴的地方。那头驴身上装饰得真是不同一般，鞍子垫了虎皮，前后有金银珠宝装点，还缀上了铃档。两边放着有银饰的脚蹬。

“少爷，请上。”

公子一骑上去，缀在鞍子前后的铃档哗啷啷地直响。那头驴也高傲地抬起头，迈起步子。

房子牵着驴走出三门，直奔南门。公子用红色撒金箔的扇子遮着阳光，端庄地坐在上面。他们走在市镇大街上，来往的人们都以赞叹的目光望着他们。

在树荫下和河沿上，姑娘们用罩纱掩着脸偷眼看着他们

叽叽喳喳耳语，有的小声笑。

她们说，使道家的公子长得挺好看，坐在驴鞍上的风姿好高雅哩。房子罗龙钊的派头真可笑……。

在广寒楼旁的花树丛望见公子和罗龙钊的香丹不知不觉地脸红起来了。香丹常去桑园家去取织绸用的蚕丝，因为那家老大娘待人亲热。原来，那就是罗龙钊的外婆家，所以在那里和他见过几次。

罗龙钊一见香丹就有说有笑的。香丹见到他就想到今天不知他又要说些什么话来逗人，不觉脸就红了。

“小姐，你看那边房子罗龙钊陪着公子出来了。”

“的确挺阔气呀。”

“人长得俊，衣服更显得漂亮啊。”

“相貌不扬，若穿上好衣裳也会好看的。”

“不是的，听说，那家公子长得也俊，作文、写字都挺能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呢？”

“我听房子说的。”

春香在树荫下望着公子。驴脖上的铃档声很近了。春香心里一惊，赶紧催香丹快走，她们走出花丛要走过乌鹊桥。这时，公子已来到桥口，下驴。公子慢慢上桥俯视桥下碧清的流水。房子夸耀说：

“这就是乌鹊桥。这河流么，又叫龙川，又叫什么积成江支流。还有的说，这就是古时有仙女来游的银河。”

公子感叹地说：

“银河，乌鹊桥！这名称配得妙！”

房子春风满面地说：

“岂止名称，这景色也够美的哩。哈哈……”

公子也跟着笑起来。

公子想朝广寒楼走去，忽然发现花丛里的春香。

姑娘的眼神显得那么深情、明亮，使公子神往不已。

春香赶快用罩纱掩住脸，像一阵清风似地从公子身边走过，过了乌鹊桥，向树林逝去。

公子弄得神魂颠倒，心想：莫不是天宫的仙女或月宫的嫦娥下凡来到乌鹊桥？！公子失神地望着春香的背影。房子上前去叫香丹，想和她搭话，可是她们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掉了。

“房子，刚才那是谁？”

“那是我认识的丫头，名叫香丹。”

“浑小子，我问那个走在前头的是谁。”

“她呀，那是我们镇上的名妓月梅的女儿春香。”

“春香？！……”

公子吟着诗往广寒楼走去。

登上广寒楼来赏春光。
春花朵朵万紫千红，
为何那春日芳香渡过乌鹊桥远去。

他来到广寒楼四望，景致真是美不胜收。

这里还张贴着名人的文字。



南原名胜广寒楼，
六月风吹凉意浸肺，
莫不是桂树荫下的月宫，
牛郎走过红栏之下。

公子又去看另一处的李石亨的诗。

水流清清拟天河
轻风爽凉游月宫，
幽幽清香多宜人，
何须世外觅仙境。

这些文字都把这里比做仙境。公子在楼上踱步赏景。

早晨的薄雾缭绕在山脚，晚春的垂柳倒映在碧清的水面。

有一处盘松弯枝和栎树叶随风摇摆，有瀑布泻下的水边绿树成荫，又有点点花朵增添异趣，这幅如画的景致真像龙川之下的水晶宫。

再一转眼，见有美女游春，摘下一枝杜鹃花插在黑发上，又摘一枝芍药凑到嘴边，有的挽起衣袖用白净如玉的手去拨弄倒映着青山的水；有的拾起小石子向柳树间的黄莺掷去；有的捋下柳叶撒在水面。她们含笑看着粉蝶、蜜蜂在花丛里飞舞。

公子忽见一女子，很像刚走过乌鹊桥的春香，正想细看，她却消失在树丛里了。

公子如梦如醉地赏春，房子走过来说：

“少爷，如何？湖南手屈一指的广寒楼，不错吧？”

“广寒楼也好，乌鹊桥也好。让我也在这胜地试做一首诗。”

广寒楼春光美，更添一座乌鹊桥，
乌鹊桥春风吹，牛郎织女当相会，
牛郎自是我，织女该是谁。

这时，衙役摆好了酒桌。

“少爷，酒备好了。”

“好，赏春要尝酒。”

公子喝了两杯房子斟的酒，就放下杯子叫房子和衙役喝去。他自己像是诗兴很浓，踱着步哼着诗句。

“晋州的矗石楼、密阳的岭南楼焉能与此媲美，青赤白红点点斑斓，青青垂柳黄莺声声，黄蜂、粉蝶翩翩花圃，宛若仙人幽居的蓬莱山，流水自是银河，景仿玉琼，玉琼月宫自有仙女在。”

这时，春香正和香丹来到秋千场，只见青草、绿树放幽香，黄莺双双鸣啭飞舞。

在一棵大柳树百尺高的枝子上系了秋千，春香摘下罩纱、紫鞋扔在短草坪上，大红裙子紧裹身，纤纤手指握住秋千绳，穿着雪白布袜的两只脚登在了秋千上。

苗条的身子在秋千上匀称地运着劲，身后乌亮的辫子和红甲纱发带随风舞荡，身前佩在腰间的玉佩什物琅琅作响，紫红的袄带随风飘舞。

“香丹，你送吧。”

一送一放，一蹬两蹬，脚下渐高，头上的柳叶随着秋千飘舞，大红裙也飘荡起来。远看白云间红火闪光，犹如青燕衔红花，凤蝶追伴飞，金刚仙女由天降。

春香荡得高高的，悠荡在柳枝花丛间。

广寒楼上的公子，一见远处白云间大红裙摆闪动，真有点神魂颠倒了。

“喂，房子！”

“是。”房子和衙役正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听主子叫，便来到跟前。

“你看，那边柳树林里悠来荡去的是什么东西呀？”

“小人眼里不见有什么东西在悠荡。”

“浑小子，你顺着这扇子指的方向望去。”

“别说扇子指的，就是用再长的东西指，也看不见的。”

“你看那红红的，一闪一闪的。”

“噢，原来是指那个打秋千的呀？”

“对，那是人，还是妖怪？”

“少爷，看你说的，这晴天白日间，哪来的妖怪？那恐怕就是刚才在乌鹊桥遇见的春香。”

“真好看啊！”

“你看着真地那么好吗？嘿嘿……那个春香嘛，她妈虽是艺妓，她心高，有意气，不做艺妓，在家主持家务，她不止会过日子，还满腹文才，无异于良家闺秀。”

公子听了说：“听你这么说，越发漂亮了。你快去把春香叫来。”房子一听这话着了急。



“春香那雪肤花容在南原出了名。那些监使、府使、郡守等等了不起的官老爷都想挑动她，可是都没做到。她具备了女子的美德，温顺而礼节分明，加上文才不一般，而且贞操如松竹，可以算是女中君子吧。只可惜，怕叫她不来。”

房子以为他这一席话会使公子断了这个念头，不想公子大声笑起来，说道：

“我看你太不懂人间世故了。即使藏在深山中的玉石或沉在深水中的黄金，都自有它的主人。别说废话，快去叫她来，你就说，广寒楼上牛郎在请织女。”

房子无可奈何，只好去叫春香。房子歪戴着帽子，手中挥动着一条柳鞭，急步走向树丛。

打秋千的春香正在兴头，秋千碰上了高挂在柳枝头的铃档，那铃档声在树林中回荡。

香丹高兴地拍着手叫好。

“小姐，真了不起呀。”

秋千渐渐地低下来了。春香闭着眼睛喘了一会气，叫香丹：

“香丹，这秋千打得我头有些晕哩，快帮我停住。”

香丹跟着秋千往前往后地跑着，她们觉得又好玩又好笑，嘻嘻哈哈笑个不停。香丹终于使秋千停下来，春香走下来站在草地上。

这时房子走到林子里喊道：

“喂，春香！”

春香和香丹吓了一跳，回头去看。香丹生气地说：

“是你，你叫喊什么，怪吓人的。”

“我说，可要出事了。”

“出事，出什么事？”

“使道家公子在广寒楼看见打秋千的春香，下令叫她去。”

春香责怪房子说：

“你在胡说什么。公子怎会知道我，就是知道，他一个使道家公子怎会随便传良家闺女去？房子，准是你在他面前多嘴多舌，说我来的。”

“没有的事，我没事说你干什么。这都怪你的不是。”

“什么？我的不是，这话怎么讲？”

“你听我讲，你一个闺女家，想打秋千尽可以在你家后院打，免得叫人看见。可是你来到乌鹊桥把自己的模样现给人家看，又在离广寒楼不远的地方打秋千，这鸟语花香，垂柳随风飘舞的时节，到这人多眼杂的地方打秋千，用那套着雪白布袜的小脚去踢那青翠的柳叶，叫大红裙子随风飘扬。你这样叫公子发现了，哪是我多嘴多舌。不用废话了，快跟我去吧。”

春香听了他这一席话，恼不得，笑不得，说道：

“你的话倒也有几分理，可是今天是端阳佳节，别的女儿家也都到这里打秋千，并不是只我一个。就是公子提到我，我不是名登官衙的艺妓，怎能叫良家女儿来呀去呀的，就是真的叫我，也不会去的。可能是你把话听错了。”

“哎呀呀，你哪来这些论理的话。难道你还不知道两班人家的权势不成？公子他舅是右议政，他爷爷曾是吏曹判书，他父亲是这里的使道哩。

“倘若你违了公子的命，明天早晨把你妈传到衙门去打板子，你不难过？我的心也不好受。你看着办吧。”

房子想用这话唬她一下，说完转身就要走。香丹想不能就这么放他走，于是温和地对他说：

“房子，你以为你下这么个硬帖，我家小姐就会听从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我看你应该在公子面前把话说圆才对。”

说着香丹含笑白了他一眼。房子一见她如此心一下子软了，回想起公子对他说的话。

“让我想想，差点给忘了。公子说，他是为春香的文才，才请她一见，还说‘广寒楼上的牛郎来请织女的’。”

春香一听这话，会意地一笑，说：

“房子，你去回你家公子。

没有银河焉有牛郎和织女，
不到七月七怎能有相会之机，
春风吹来一阵香，焉知不是一场春梦而已。”

房子一听春香这么说，心里一半明白一半糊徐，他一望到香丹的眼神就什么都不能自主，只好转回到广寒楼去。

公子心神不定地等他回来，便说：

“我是叫你去叫春香来，怎么反倒把她们撵走了？”

“少爷，我怎么会把她们撵走啊？”

“那你看看那边。”

原来，春香和香丹走出树林，走过乌鹊桥，沿着小路

远去了。公子心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片春光耀眼。

“你是照我的话去说的吗？”

“我白挨了一顿骂。”

“她怎么骂你的？”

“……准是你在说疯话。有学知礼的公子怎会随随便便叫良家女儿来去？房子，是你在搞鬼，她叫我这样回你……”

“你快说。”

房子把春香的话学了一遍。

“……不到七月七怎能有相会之机，春风吹来一阵香，焉知不是一场春梦而已……”

公子回味着春香的回话，说道：

“真地才学不浅。松都曾有才貌双全的黄真伊，人人为之惊叹，南原有个春香令我倾倒哩。听说，她还写得一手好字。真想看到她那纤纤玉指执笔写字。确是南原一娇。说什么不到七月七……这句话里的意思很深哩。”

“嘿嘿……她那句话的意思，有海底那么深吗？”

“这里的意思是到了七月七才能相会，这意思还不够深吗？”

房子听了正高兴，公子问道：

“喂，房子，春香她家住在哪儿？”

房子抬手指着一方说：

“你看那边，竹子和松树间的小路那头就是春香的家。那院子里树木郁郁丛丛，莲池里游鱼如穿梭，百花芳草满地，岩石间盘松像龙游云天，百鸟争鸣，门前藤花成嘟噜，还有枣树、葡萄藤，不知名的各种树木高过围墙。”

公子望着那里，只表示感叹：

“幽静、整洁的院落，竹林翠绿，可见女子的贞洁。”

公子感慨地久望春香的家。

公子回到书房，心神不定，脑子里只有一个春香。

书房里放着螺钿漆的书桌和文具柜，桌上有文房四宝。玉雕的笔筒里插着大大小小的毛笔，紫檀方筒里插着几卷上好的纸，梧桐木砚室里，放着紫石砚台、香墨和青瓷龟形砚滴。

公子却无心摆弄这些东西。

墙上挂着安坚、李上佐等的名画和韩石峰的手笔，可是浮在公子眼前的只有站在柳树下的春香的姿容。

他甚至想到，等天黑下来，到春香家去见她。可是又一想，弄得不好，叫父亲知道了可要遭天雷霹打，这可怎么好呢。

公子直叹气，随手拿起一本书翻开，可是字里行间净是春香的姿容。

公子把房子叫来问道：

“现在什么时候了？”

“东边要发亮了。”

“你这个浑小子，偏西的太阳怎么到东边去了？你好好儿看看再说。”

“这有什么好再看的，日头已经快下山了，东山上月亮快升起了。少爷，请用晚饭吧。”

那饭桌上摆着炖牛排、清蒸鱼、正在滚开的火锅、鲜味

泡菜、雪白的蒸糕、带松子香味的松饼，净是美味的饭菜，可是公子吃着都没有味道，吃了几勺儿就叫撤下去了。

公子躺下来转了几回身，努力使自己定下心，开始读书。拿出四书五经，一会儿读读这个，一会儿又换个别的来读。他什么也读不下去，于是翻开周易来看，这周易净是些难懂的东西：什么元呀，亨呀，利呀，正呀，又说万物之始呀，万物生长呀的。

公子读出了声：

“万物之元乎，……正乎，春香美乎。”

坐在书房外廊台上的房子不禁失笑。

“少爷，你读的书里，哪来那么多乎字。哈哈……”

“房子，人世间的事都分好乎，坏乎，所以这乎字每句都须有。”

“这么说，少爷你对这乎字的学问真渊博哩。”

公子读什么都不顺心，于是拿起《千字文》来读：

“天地玄黄……”

“房子一听，太不像话了，便说：

“学识高深的公子怎么读起了千字文？真叫怪……”

“我告诉你，千字乃是学问的基本。古时，有位名叫周兴嗣的人用一夜的工夫著了此书，便一头乌发变成了白发，所以千字文也叫《白首文》，而且字字都发人深思。”

“千字文，我也懂点。”

“你真懂吗？”

“那可不。”

“你懂嘛，就来念念。”

“是，请听吧……天呀高又高，地呀深又深，玄呀黑黝黝，黄呀烤得焦黄……，日呀定下娶亲日，月呢蜜蜂来采月季花……”

“你真是没学识的小民，你是听了哪个那么胡讲书的。你还是听我讲吧。天呀不知太古何时出现四季蔚蓝，地呀地生五行养万物，玄呀妙哉北方玄武星，黄呀东西南北各色中央为黄……”

“少爷，你讲的千字意思太深，听着无趣。”

“那好，你听我重讲。日呀天空高照大日头，月呀好生为我郎照夜路，盈呀念君之意满盈盈，昃呀想见不成得了相思病青春就要昃了，辰呀春香水灵灵的双眸真如天上星辰，宿呀让我梦里去相会去宿眠，列呀到三更时分北斗七星自当列，张呀去到春香家张口道出心里话，春呀哟乎快快去见我的好春香。”

公子来了兴，声音越来越大。

“少爷，你小声点。你讲千字哪儿来那么多的春香呀？”

这时，听差从上堂跑来了。

“少爷，刚才老爷在床上睡着给吵醒了。他叫我来看看是那个在书房里像叫针扎似地乱叫。我该去怎么回话呀？”

“这真叫难人。别人家的老人耳朵背些的也有，可他老人家倒耳尖……你回去这么说，我读着我国历史书读到乙支文德将军在泗水打败敌军三十万，一时感到痛快，就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

听差的回去照公子的话说了一遍，使道对公子热心

读书深感欣慰，又叫听差的去把副郎请来。

“你去悄悄地把睦副郎请来。”

听差的急忙去请副郎。这副郎是使道辅佐官，姓睦。此人长相与心胸都显得小气，走路懒洋洋，脸上总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使道，你是有些寂寞了吧？”

“噢，你坐。我倒不是为寂寞，我想和你这个老同窗谈谈心。你说，人在小时最不高兴的就是读书，可是那孩子却不同一般，最爱读书，无书不读，你说这不该庆幸。”

睦副郎不去理会对方的话意，不住地点着头说：

“小时最不喜欢读书，所以一读书就打磕睡，不然就去陶气……”

“可是这孩子，一读起书来就不分昼夜，写了又读，读了又写。”

“是的，那是不假。”

“学识虽还浅薄，写字倒是有点才气。”

“是嘛。下笔点一点，却像高山抛下的石头，横划一字就像白云扫空，宝字盖就像屋檐下的麻雀探头。提起书法那真如掀风浪，打雷闪的气概，竖挑的就像倒立于绝壁的松树，横上钩的就像上了弓的铁箭簇一般，就是用脚踢也能踢出一个笔划来。”

“你听我讲嘛。那孩子九岁时，在汉城的宅院里有一棵老梅树，便叫他做一首诗，他不一会儿就做出来了，而且不比推敲多时的差。他有过目不忘的聪明，将来能有一番作为，我想人不在岁数大小。”

“将来丞相也有当的。”

“倒不想有当丞相的奢望。我只信能在我生前科举及第。只要科举及第，县监或郡守是可以得的吧。”

“不对，话不是那么说，当不了丞相就该成为将相（雕成人头像立在路边的里程标）。

“你说什么将相？”

副郎说出不合他意的话，使道生气了。

“你以为这说的是哪一个，竟那么胡诌？”

“我倒不知道说的是谁，我是说生性多才的人，不成大材，就会成为歪材，我这头有点昏昏沉沉的……”

“好啦，好啦，你快回去吧。”

一见使道没有好气地下了逐客令，睦副郎立刻起身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时，公子焦心等待着上堂里勒令听差的都回房的时辰到来。夜色渐浓，公子心里越发焦燥不安。

“房子，你去看看那边怎么样啦。”

“上堂前面，灯亮得像白昼一样哩。”

“你这小子，心里倒挺太平。”

“少爷，你真地要去春香家吗？”

就在这时，传来了叫听差的都回房的声音。上堂那边的灯一个、两个地熄灭了。听差的都回房，只有上夜的人从花墙走过去。

公子准备出发。

“房子，快点上灯笼。”

房子点上灯笼，悄悄地走出去。

“房子，把灯笼挡挡，别把灯光照到使道屋前。”

房子把灯笼提在腋下，轻脚轻手地走出了中门和大门。

走到三门之外，往林间小路走去，只见万籁俱寂，年少贪玩的也都回家了，花枝、垂柳也都像在睡梦中一般无声无息。

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春香家前边，果如房子在广寒楼讲的，一边是松林，一边是竹林，在银杏树对立着的中间望见了整洁的茅屋的大门。夜已深，只有月光静静地俯视着人间，莲池里的金鱼欢游，偶有夜雁呼友叫伴。

房子走过去推大门，大门已上了栓，传来了狗吠声。

“我说，房子！”

“是！”

“这怎么办？”

“越过墙去吧。”

“那怎么行啊。”

“少爷，你先在这等一会儿。”

房子沿着围墙摸过去。

春香的娘月梅在里屋已睡着，被狗叫声惊醒。她打开房门，只见空空的院里满地月光，只有狗在叫。

“去，狗子别叫啦。真像俗话说的，狗见月亮也叫。”

月梅喃喃地自言自语走下院子到后院外屋去。那里春香由香丹陪着弹琴，现在来了诗兴，正在写诗。

春香娘坐在廊台上说：

“夜都这么深了，你又在那儿写什么呀。昨天，你织了一整天布，今天你到广寒楼去，回来又为娘做些应节的饭菜，够你累的了，快睡吧。”

“我还不是为学点做菜的手艺，才做了些。”

“是啊，女儿家应该学个全会。你有那么多才气，如生成一个男子该多好。”

“妈，你又说这话……”

“我做了个怪梦。”

“妈，你做的什么梦？”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书，睡着了，梦见彩云围着你睡着的枕边，突然飞来一条青龙咬了你就要飞上天去，我急得抱住青龙的腰不放，正挣扎，叫狗吠声惊醒了。你若是个儿子，这梦是要你去做大官的呀。”

“我不是儿子，虽不能做大官，但我会好生奉养娘，你别为这劳心……”

“我只是说说罢了。为娘只有盼你称心如意。对啦，你不是说，今天在广寒楼有个公子叫你，那公子名叫什么？”

香丹在一旁回答说：

“说是梦龙，做梦的‘梦’字和青龙升天的‘龙’字。”

“你说什么？做梦的‘梦’字和青龙的‘龙’字？！”

这时，墙下花坛旁有了影子闪过去。

“那是什么呀？”月梅站起来细瞧，看出是一个人藏在树荫下。

“啊，这是哪个顽童三更半夜里往人家院里来？不是鬼，便是贼。香丹，你快到厨房去拿菜刀来。”

房子从树后走出来，“嘘——”

“你是谁，三更半夜蹲在别人家里，还敢嘘人！唉，你原来是房子？那后面的又是哪家顽童？”

“老人家，说话留点神。使道子弟李公子来了。”

春香娘这一惊非同小可，说：

“公子来了？那你怎么不早说？我这儿随口什么都说了，这怎么好啊，喂，香丹。”

“嗳！”

“你在外屋点上亮亮的灯，拿出褥垫。”

春香娘要迎公子，公子却不好意思地还站在树后。

房子走过去把公子拉出来，月梅上前行礼。

“公子，老的给你请安！”

“老妈，你向来安好？”

“公子，老的有眼无珠没认出人，刚才言语冒犯，还请多恕罪。”

“哪里，哪里，我深夜来访，该叫人骂。”

“早知公子这么宽宏大量，该多骂几句。哈哈……”

公子也跟着笑了。月梅把公子请到外屋。

公子见春香娘性情爽快、温和，体谅人，心里喜欢。怪不得人们说她好。自古儿女多随母亲，春香就可以说，有其母，必有其女了。公子边迈步，边往四下环顾，这院落别有风韵：屋里已点灯，那条条柳枝从屋檐垂下来叫灯光照着如同别致的珠帘；右边梧桐树叶滴着晶莹的露珠；左边一棵松树送来一股宜人的微风。

窗前有芭蕉树，日兰草、凤尾草萌着嫩叶；莲池里莲花含苞欲放，花雷上挂着露珠；池子里的金鱼跃出水面又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去。

新生的荷叶还没全撑开；池子当中有个精巧的假山，

几只白鹤微张着两翅急急躲去。

最令人喜欢的是鸳鸯双双地朝人游过来，像是也来凑趣迎客。

公子走到外屋前，这时春香照母亲吩咐，换上衣服从里面走出来，那姿容犹如明月拨云，实在迷人。

春香走过来含羞地向公子请安。

公子因不知如何还礼才好，踌躇一会儿才说："惊人于春夜梦乡，实在过意不去……"他说着端详眼前的春香，花一般的容貌，端庄的姿态，世上恐怕再也难找到。

那面容好比明月照白玉的一般，鲜红的两唇间微露出的雪白的牙如玉和星一样，身上的红裙宛如晚霞映照着薄雾，轻盈柔美。

月梅先进屋请公子坐下，自己也落坐，春香跟在母亲后面进来，低头坐在娘身旁。

公子又端详春香落坐的姿容，虽然未多加修饰打扮，宛若出水芙蓉，真是一个天生的绝代佳人。

莫不是仙女下凡，莫不是月宫里的嫦娥来到人世间，公子认为春香的容貌姿态没有一点俗相，确乎超出凡人之上。

春香也瞥了一下公子，眼前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气宇轩昂，确是一副贵人相。

春香娘端茶请公子喝，又请他吸烟。公子说，烟还没学会抽，便端起茶来喝着环顾屋里的摆设。

公子本来是要见见春香，并无意于她的家境，无奈他第一次面临这种场面，实在找不出话来说，只是咳嗽几声喝一口茶，再抬眼去望望屋里的摆设。只见屋里十分整洁，摆

着雕龙刻凤的柜子。在雕花书柜上，放着书、笔筒、纸夹、砚室之类。墙上挂着优雅的山水画。春香还是个未出阁的闺女，自然不会置备家具什物，这些都是当年月梅还是有名气的艺妓的时候，为女儿置下的。那些画中，有画了《金刚山八仙女》的故事的，还有牛郎与织女相会在鹊桥的画。每张画都很有意趣，像是反映着房主人的情趣。

书桌上方贴着春香自己做的一首诗。

悬崖巨岩不怕狂风暴雨，
青松绿竹不畏寒雪冷霜。

"啊，文字真有气概，字写得也好。"公子赞叹，春香妈听着也高兴。

"那是这孩子写的……"

"你真养了一个好闺女。哈哈……"

公子有说有笑地瞧那春香，春香羞答答地更低下了头。

"公子驾临寒舍多不容易，快备酒案来。"

春香听说，便起身到里面去。

"公子，贵人驾临寒舍实在不敢当。"

"不必多礼。今天偶游广寒楼，遇见春香，未能叙述心怀就分手了。我因按捺不住蝴蝶恋花之情，来此一访。今晚，我有话要与老妈妈说。不知您许诺不？"

"公子有求于我，还敢有个不字？"

"不为别的，就是……我要和春香结下百年佳约，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春香母亲一听这话太出乎意料之外，沉思了一下，回答道：

“多承公子来求婚，……说起春香，她是汉城成判书的女儿。成判书曾到南原任府使，点我在衙为守厅，意外生下小女。

“成判书高升上京城时，原说，小女断奶就接她到汉城去。谁知那成老爷不幸逝世，她就成了孤女一个。为娘的历尽悲酸、辛苦，抚养孤女到今天。小女从七岁开始学字作文。教她女礼、家法，她生性聪明，学到做到，行止端正，今已成人，也该为她选一个称心的夫婿，只因为娘的出身微贱难以配官亲，但要许给平民百姓家，又觉得可惜了她的才貌，为此，为娘的正日夜犯愁。忽听公子来求亲，心里感激不迭，……不过公子再莫提起这话。”

公子听完，深思片刻吐露真情说：

“老妈妈不以美言相对也罢，怎么发话这样不见情？春香未嫁，我未娶，两下结下百年约是应该的事。我一个两班子弟还能一口出二言，请相信我。”

但月梅执意不应，她说：

“公子，你还有所不知。这世间，人有贵贱之分，婚姻要门当户对……公子违反两班的规矩，与不称门第的春香结下姻缘，老爷、太太知道了定要大发雷霆，公子你也会……”

“至于那些事，我自有道理，不必挂心，只管许诺罢。”

“公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春天的蝴蝶哪有不恋花的。今天，你看上了我家春香，来提姻亲之事，可是过后

因慑于流言蜚语，又不能违背父母之命，不得不把春香遗弃，这样，于公子和春香都是祸害，今天你既来了，就玩一会儿罢。”

这时，春香端着酒与菜走出来。腰围长围裙的春香，更使公子神魂颠倒。月梅很会接待贵客，她劝公子喝酒吃菜，还说些风趣的话。但是，公子因为未能达到目的，心里有些不自在。

“老妈妈，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还请你再想一想，答应我。”

公子饮下一杯酒，趁机又提起这事，可是春香母亲还是没有许诺的意思。

“公子，人的婚姻大事，一生只有一次，要从长议。今晚，还是听一曲春香弹的伽倻琴吧。”

春香把琴的一头放在膝上，用纤细白手调琴，然后抚琴。那琴声就像天际云端透过来的一样美妙：时而像吹过松林，萦绕在海棠花丛嗫嗫耳语，时而像狂涛骇浪冲向巨岩变成无数碎玉，又变成千丈垂练似的瀑布流向深潭。那琴声蕴含着犹如松竹的志气，美妙婉转无以比拟。那琴声像有力地震动着公子的心弦，又似无限温柔地抚慰着他的心弦。

公子回到自己的书房，但他的心却被春香占据了。他不明白春香母亲为什么不答应他。

有情人要白头偕老，为什么还要论人的贵贱，给人带来烦恼。

公子想念着春香，写下一首诗：

意欲饱尝春日的香气，
坠入沉梦，
不想春日的香气全为你所有，
愿你为我赋诗一首，
送我入梦乡。

公子遣房子把这首诗传给春香。房子又拿回春香的诗一首：

君难入睡岂怨小女，
今晚琴声终不停，
当怪春风作祟。

公子看过春香的回音，日夜想念。他想一定要再去见春香母亲一谈。

几天后，在一个朦胧的月夜，过了三更的时分，公子带着房子到春香家去。

春香母亲依然亲切地对待公子。请他入座后，叫香丹备酒案。

公子坐在绣花褥垫上，春香穿着粉红袄配蓝裙，出来见礼，然后端茶来。春香母亲劝公子喝茶，然后说：

“没想到公子今天又驾临寒舍。”

“我是来见老妈妈的。”

“公子别开玩笑，我这样的老倭瓜有什么可瞧的。还不是来看我家春香。”

“不，今天看春香是其次，我是要老妈妈答应我的要求，请快答应我吧！”

春香母亲感到悲喜交加，不由得一声长叹。

“公子的殷切之情，我心里自然明白，不过还是请公子，三思。常言说，知儿莫若父，知女莫若母，我是深知春香心。她从小行止严肃、端庄，将来出阁，一定一夫终身，她要坚守松竹一般的贞操的心，海枯石烂不会变的。

“金银财帛，春香并不爱，她白玉一般的心是无论什么都动摇不了的。她一心要照古人指教处世行事……可公子年轻，还不曾成亲，只为一时的血气背着父母与我春香结下深情，后日因怕风言风语，弃了春香，她就会落个破镜再不能重圆的身世，岂不比失去同伴的鸳鸯更可悲。公子啊！这些都是真情，请多慎重。”

公子越感到心烦了，便说：

“那些事都不必挂在心上，我是一心一意，决不改口。无论身份如何，我要与她结下百年佳约，岂有不知心之理。

“我当以春香为重，定以春香为正室，绝不称妾。大丈夫一言重千金，我这寸心至死不变，一生只以春香为妻，望老妈妈成全。”

春香母亲热泪盈眶，又叹着气说：

“我说这梦真奇，原来就是这个征兆啊！”

春香母叫春香来。春香挽着袖子，系着围裙正在厨房忙活着备酒菜，额上沁出汗珠。她教香丹酒菜怎么做、怎么摆，正在一样、一样地摆，忽听妈妈一声叫，急忙放下

挽上去的袖子，解下围裙，向外屋走去。

她坐在母亲身旁。母亲问道：

“春香，公子今天到我家来，要与你定百年佳约。你的心思怎么样，你说说吧。”

春香听了这母亲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面红耳赤，低下头。心想，妈妈怎么问起这样的话……心一下子慌了起来。

这时，蹲在廊沿下的房子说道：

“啊呀，大娘，您怎么这么眼钝，春香的心早就飞到公子的书房去了。你还叫她说什么呀？”

“嗐，房子，你没看，只因我轻信了两班老爷，家才成了这个样子啊。”

“嗐，两班也不是都一个样啊。”

“春香的父亲也曾像你家公子一样发过誓，可是高升到汉城后，那誓言就变得像浮云一样啊。结果我们娘儿俩就成了孤儿寡母。”

“嗐，大娘，别再絮絮叨叨的啦。我们公子的心，我很清楚，我敢担保。话就说到这儿，快拿酒来吧。”

春香母亲心想：事到这等地步，可见缘分已定，只好答应。有凤就该有凰，南原生了个春香，春风吹开李花，招来了李公子，也可算是前世有缘吧。

“公子，请原谅老身过分讲究，请留下一纸婚书，权当聘礼、八字帖，就算公子的诚心吧。”说着拿出了文房四宝。

公子研墨，蘸笔，在色纸上写道：

金刚高峰变平地，东海深水变桑田，

大丈夫一句誓言，千年万载不变更！

春香母亲看着公子写的文字，不禁热泪盈眶。她生下春香一个独生女，珍如掌上明珠，捧在手上怕冻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不想，今日养成人，配上了快婿，真是龙凤呈祥。她一见公子写下的誓言，难免感慨万端。

“春香，这纸婚书你好生收起来吧。你的心也要和公子一样，千年万载不变更。”

母亲把字纸放在春香面前，走进里屋。

公子用充满爱意的眼光望着春香，说：

“春香，这文字合你的意吗？”

春香默默地抬起头用妩媚的眼神望了一下定下百年佳约的郎君。这夜花好月圆。公子和春香心心相印，沉浸在甜蜜的春梦之中。

这时，香丹端出了酒案，摆出了各样菜肴。山野的青菜发出异香，还有清蒸鲻鱼、鹌鹑汤、鲜鳆鱼、肉串炙等等。

春香母亲拿出珍藏许久的紫霞酒，用银酒壶烫好，斟在小酒盅里，劝公子吃。公子不禁感叹，说：

“这普通人家，竟摆出这般酒肴，实在罕见。”

“我常想着，把春香女好好抚养成人，等到配了好郎君，祝愿百年和好。人生一世中，常有英豪、文匠、竹马之友来访，共吟诗，下棋作乐，还要同饮共餐，作妻的必要拿出点手艺来助兴。因此，我教女儿好生学做女工和厨房

烹调诸事，这样才可免因内子不敏损郎君之面。这些都是她学下的手艺，不知合口不，请公子多用些。”

公子接了酒盅，感激不尽，但又觉惋惜，向春香道：

“如能一切从我愿，本该举行大礼，你作新娘打扮，我着新郎礼服，并把大雁放在桌上，同拜礼，共饮合欢酒。但眼下，只能这样做嫁娶之礼，实在于心有愧。春香，你我山誓海盟永不变，权当这就是大礼吧！”

公子喝下一盅酒，又斟了一盅酒，对春香说：

“第一杯酒算是见面礼，这第二杯酒可不同一般，是你我二人同饮的合欢酒。这杯酒里盈满了你我二人之爱。你我结下良缘，百年和好，这恩爱千年万载不变更。将有子孙满堂，享尽天伦之乐，活完百岁天年，你我携手同归西天，这该是天下第一良缘。”

公子把酒喝了一点，然后递给春香。春香接过来，在嘴边沾了一下放在桌上。

公子又斟满另一杯酒，敬给春香母亲，说；

“岳母，请吃这杯喜酒。”

母亲接酒，感到悲喜交加。

“今天是我闺女与公子定下百年佳约的日子，自然只有喜欢，可是想到我独自一人把她扶养成人，经历了多少悲酸，又想起老爷来，不由得悲喜交加。”

“过去的事就别想啦。在这喜庆之日，岳母多吃几杯酒吧。”公子安慰老岳母。

春香母亲和公子你劝我敬地喝酒。

房子走进里边的厨房，跟香丹要酒喝。外屋的酒席撤下

来自然是房子的份儿，可是房子等得耐不住了，一个劲地缠香丹。

“香丹，你想想，今天这喜事是谁给成全的，太不该怠慢我房子呀。”

香丹白他一眼，说道：

“你不要拿话讹人。上次你陪公子来时，就喝了三大碗上好的浊酒，还敢说怠慢了你……”

“那天是那天，论今天的事，头一杯酒应该敬给我，可是排到最末了啦，所以才这么说嘛。”

“你有什么功，竟要敬你头一杯酒？”

“我这就跟你讲，先给我拿一杯酒来。”

善良的香丹在一个六角托盘上摆了一碗酒和几样酒肴，外加一碟加蜜粉糕，端给他吃。

房子脖子一扬，先喝下一碗酒，说道：

“不知这是什么酒，好香啊。”

“这是海州名酒——博文酒。”

“你再给我喝几杯。你给我斟酒喝，我最高兴啊。你说，今天，公子和春香喝上合欢酒是托谁的福？”

“那第一是春香小姐的福气，其次是公子的福气，再就是太太的福呗。”

“不对，第一要算是房子我的功。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光明媚的端阳节那天，是我房子陪公子到广寒楼去的。对公子提起春香的好处的也是我。领公子到春香家来的也是我。替公子和春香传递音信的也是我呀。可连你都不领我的情，这不叫我委屈啦。不止这些哩。

“我知道你心底善良。可是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尽让我心里焦急。”

“你这又说到哪里去了。你要吃饭就给端饭，你要喝酒就拿酒给你喝。还要怎么样？”

“人嘛，光是吃饭，喝酒是不能心满意足的。人的生活里，还该有爱情、道义。香丹，你就是一点也不体谅我的心情，叫我感到委屈。”

“哎哟，妈呀！你是真的醉了吧。”

“你我二人没有什么可挂牵的，也不用写婚书发誓永不变心。只要你答应一句，那穷就穷点，卑贱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咱俩在老奶奶面前拜一拜，不知她老人家该多高兴啊。你现在就答应我一句吧。”房子好像有些醉意。

这时，忽然传来了叫房子的声音。他像刚从睡梦里醒来，抬头四顾，看到香丹和春香母亲把酒席撤下来了。春香母亲对房子说：“房子，现在轮到你们的份儿了，尽情吃喝吧，你该很饿啦。”说着把好酒、好菜都端给他们吃。

外屋，只剩下了春香和公子二人，暂时对坐无话。

只有月亮静悄悄地撒下光辉。微风载着花香，院里的芭蕉叶上露珠晶莹。

公子凑近像画中人一般坐着的春香，一下握住她的手。

“春香！我生来第一次像今天这样高兴！”

“往后，也许还有比这更喜的日子呢！”

“就是科举及第，做上大官，也未必像今天这样高兴……真不知这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心里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你来说说！”

“公子不知，小女怎能晓得……”

春香没把话说完，微笑着低下头，那容貌宛如迎着朝霞开放的大红花。

春香和公子的恩爱日见情重谊深。春夜嫌短，恩爱情话长又长，他们俩每晚焦心地等待相逢，又恋恋不舍地分手。

日子一长，没有了羞涩，两人有说有笑。有时开玩笑，有时唱起情歌。

爱似金刚山峰高耸云端，
爱似万里沧海深无底，
爱似丛石亭秋月明媚，
爱似明沙十里海棠花美无比。

爱似花瓣上的露珠晶莹，
爱似朦胧初月含羞微笑，
你我月下结下平生恩和爱。

公子吟完，春香又对吟：

爱似花逢春雨鲜艳柔美，
爱似溪边垂柳悠悠荡荡，
爱似海中渔网结结扣扣永不解，
爱似银河织女织练一经一纬接不完，
下凡八潭的仙女与金刚山樵童相恩爱，

茅屋里的温达与平康公主结下奇缘，
百般恩爱合成你我之爱，哦哗咚咚恩爱情。

公子前后左右地打量着春香，吟爱歌：

“春香啊，你走到那边再过来，叫我细端详你挪步的容姿，看你笑盈盈宛如花儿含苞欲放。前前后后细瞧来，越看越可爱。我的好人，你到底是什么，竟叫我这样赏心悦目？是金人吗？”

“金人？哪里，哪里，那金子，三国时的新罗王为做一顶金冠，把天下的金子全搜了去，哪里还有金子！”

“那你是玉人吗？”

“玉人？哪里，哪里，那美玉，几百年来为做国王的玉玺统统选了去，哪里还有玉？”

“那你莫非是琥珀、珍珠？”

“那也不是，那些琥珀、珍珠都拿去做了丞相、判书和八道监使的帽缨、坠子；做了京城太太、小姐的首饰、戒指，哪里还有琥珀、珍珠？”

“那你是满月，还是半月？是你母亲生你养你，是为我养了你这美人吗？我的好人，我的爱，哦哗咚咚，我的爱！你要吃什么？要生栗子，还是要熟栗子？是要圆圆的大西瓜，用快刀挖个口子，灌进江陵的蜂蜜，用银勺子舀给你呀吃吗？”

“我什么也不要，只要公子一颗永不变的心。”

“是喽，是喽，话说千万句，都抵不上你这一句话。哦哗咚咚我的爱，世上凡事都有来有往，你也为我说上几句吧。”

“好，我也说几句。我配公子，一片丹心永不变，就像侍奉一国一王尽忠的忠臣、烈士，就像侍奉打退外贼为国立功的乙支文德、姜甘赞，哦哗你是我的好郎君。愿你早日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学士，青云直上，为国栋梁，哦哗你是我的爱，我的好郎君。”

“你说的真好！待我青云得志时，你我双双去游八道江山。”

“那也去游览关东八景吧。”

“西道八景也要去一游。”

“你我恩爱千年万载永不变。
哦哗我的好人，哦哗咚咚我的爱！”

一对年少的情侣在一起吟爱歌，做诗，做画，忘记了时间。

不觉到了梧桐树上的叶子一片片凋落的季节。院子里池边回荡着菊香，秋风透过珠帘吹进屋里。

有一天，公子和春香在屋里欣赏当代名画《月夜赏梅》，不禁赞叹，他们同画着一幅《红梅》图。这时，突然房子急忙跑来找公子。

“少爷，老爷叫你呢。”

“有什么事？”

“汉城来人了。衙门都像翻了个个儿。上房里叫少爷马上到。”

公子叫春香放心，然后跟着房子回去了。

衙门里，因使道被召入京去，命人备马和双人轿。命使役头目做好上路的准备，又命六厅各官把所办的事务一概结束。特地叫来吏房吩咐要格外注意收好各项文件，然后差人去叫公子来。

公子刚来到上房，父亲用愠怒的声音责备：

“你竟到哪里去逛去了？”

“我到广寒楼去了一下。”

“广寒楼去游一两回就是了，近来，外头有些风言风语，那是属实的吗？”

“从未听说。我整天在书房读书，哪里会有招风言风语的事？”

“不管怎么说，你一个两班子弟，家里有喜庆事，还不知道，净在外头逛游吗？”

“大致是猜到了，但不清楚是什么喜庆。”

“我升职同副承旨，要上京去。我把公事清理一下再进京。你要陪着你娘明天就启程。”

公子听了父亲的话，心里为父亲升官高兴，但一想到春香的事不觉满腹愁肠，眼泪直涌，于是深深低着头，对父亲说：

“爸爸，请您先启程，由我办理善后事宜晚几天再去吧。”

“不用，你快去整理行装，准备明天午前上路好啦。”

公子勉强答应，心情沉重地退出来，回到自己房里。

役人正把屋里的书抱出来装进箱子里。公子一看就发起火来。

“我说，谁叫你准备行装的？”

“是太太吩咐的。”

母亲走出来，把公子带到里屋去，对他说：

“梦龙儿，你坐下。家里有了这么大的喜庆，你为什么发脾气？你倒像发愁的样子。我看你近来，晚上常出去，出了什么事，快给我说明白。”

“妈妈……”

公子话没说出口，嗓子发哑，眼泪先下。他在母亲面前，把春香的事全说出来了。他流着泪诉说：

“妈妈，春香和我定下百年佳约，互相发誓永不变心。怎能把她一个人留下，我自己离去？这太不合乎人情了。”

“你一个两班子弟竟和一个艺妓的女儿定了百年佳约？”

“难道这是绝不允许的吗？”

“一个还没有娶亲的两班子弟竟闹出这种事，这要传扬出去，不只你身败名裂，连咱们家的名声都要破的。”

公子再三向母亲诉说，春香的容貌、品行、才华如何出众，恳求母亲许诺，但得到的是严厉的责备。

公子感到眼前发黑，等天黑下来，他才到春香家去。一路上满腔离别的悲酸使他心里焦灼难忍。

这春香，要带去，父母不许，要留下，只怕她寻短见。这该怎么好呢，公子沉重地挪动着脚步。

这时，春香正在织绸。她织得又细又密。心里想：要用新织的绸子给公子做一身新衣服。公子的衣服，自然有太太筹措上好的衣料，叫裁缝做的，但春香有她自己的心意，公子到了她家，要给他穿上自己给他准备的衣服才好，于是她织起绸子来了。

院子里的梧桐树，叶片纷纷飘落。在广寒楼遇见公子的事就像昨天一样，可是转眼到了秋天。清早和晚上的风竟有些凉意了。春香想到，要赶快给公子缝一身新衣服，那把杼的手摆动得越来越快。

香丹走出来用惊讶的声音说：

“小姐，你怎么一会儿也不歇，一直在操织机，该累出病来啦。”

“没关系，你来瞧瞧怎么样吧。”

香丹过来用手摸摸织好的绸子。

“哎哟，你织绸的手艺，就像画画儿的手艺一样精细，等公子穿上用它缝的衣服……”

“香丹，这事只许你知道……。哎，公子不知怎么一回事。听说，汉城来了人……使道若是调升上京，那公子也要去的呀……”

“小姐，你不用多想。公子要是去，还能把小姐丢下不成？”

“你去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香丹急忙跑出去。春香沉入冥想：公子把我带到汉城去，那我们就要在汉城过日子了，那要比在乡间强几倍的。在那里，见闻自然会多。对公子用功应考也有好处。待他考中状元，当天就能看到他头戴御赐花，多荣耀。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将用羡慕的眼光仰望他，该叫人多么高兴。

春香仿佛看见了公子端庄的风貌，她的心高兴得嘣嘣直跳。

正在这时，香丹回来了，好像要说什么，但没说话就向

里头走去。随后，公子推开大门走了进来。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伤，手扶着房柱无声地哭泣。

春香一见他这样，好不心惊，急忙跑过去扶他进屋。

“哎哟，你这是怎么啦。你在家里受了委屈，还是在路上生了什么气不愤的事？是汉城来人带来了噩耗？大家公子怎么流起泪来了？”

春香边说，边给他擦眼泪。“不要哭，快不要哭啦。”春香越劝慰他，他越哭得伤心。春香急得使劲摇晃着他说：

“公子，你快收泪，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使道老爷升了同副承旨。”

“那不是公子家的大喜事，有什么好哭的？”

“我不能携你同去，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心里能好受？”

“难道公子以为咱们总不离开南原，在这里住一辈子吗？不要想携我同去。公子先陪着父亲、母亲上京。我该把这里的家清理一下，然后再上京，照我的意思去做，我看不会有差错，你就一切放心吧。”

“…………”

“就是我跟你去，我妈也要有个住处。你在近处寻一所小房子让我妈住下，她会高兴的。”

“你的意思都很好，就是叫我为难啊。我在老爷面前根本没敢提起你的事，只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一个两班子弟跟父母来到乡间，还没有娶妻就带来了一个艺妓的女儿，这事传扬出去，身败名裂，更别想入朝做官，把我好一顿责骂。我们俩不得不别离了。”

“公子，你是说，因为我是艺妓的女儿，所以要别离的吗？”

春香心里又气愤，又委屈，趴在镜台前痛哭起来。

“没有了郎君，春香我活着干什么？为谁照镜、打扮？我好命苦啊!”

公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坐在那里。春香镇静一下，对公子说：

“公子，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吗？你我二人头一次相会定下百年佳约是太太、老爷叫你那么做的吗？

“在广寒楼乌鹊桥，只打了个照面，你就在三更半夜找上我家门来。当夜你坐在那里，我坐在这里，你发誓千年万载永不变心，我信以为真，到头来你要走了，就说要别离，世上还有这样的情理吗？这叫我怎么好啊？叫我单身守着空房，在长长的夜里，我那流不尽的血泪要流成河哩，叫我好悲伤，哎哟……我好命苦啊!”

公子一言不发，只管低着头流泪，春香越哭越伤心。

“公子，你好狠心啊。天下情义莫过于夫妻恩爱，你竟要断了这情和爱，别我而去……哎哟，伤心死啦……”

这时，春香母亲在里屋睡着，一觉醒来，听到哭声，心想：“这孩子们又打情架呢。”可是，她细听起来，这哭声有些不同，于是她穿上衣服，来到春香屋外听屋里的动静，分明听到里面在讲离别的事。她想，一定是从汉城来了人，才闹出这种事。

“哎呀，这是什么事？今晚，要有两个寻死的不成？”她自言自语地走过去拉开了房门。

“夜半三更的，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

“公子他要上京去了。”

“他上京，你跟去就得了，有什么好哭的？”

“他说，不能把我带去。”

“什么？不带你去！公子，这是真的吗?”

“这事实在叫人为难啊。”

“公子，那么说，不能把她带去吗？嗐，我自己就是因为信了两班的话，才闹成这种地步，怎么就没有一点戒心，又上了当!”

春香母亲心里又怨又恨，再也忍不住了，两手握着拳对春香喊道：

“小娘子，你给我死，活着没有用。你死了好叫那个两班子弟把你的尸首带去！等他走了你该叫为娘的五脏俱焚吗！你快给我死了吧。我早就对你说过，早晚会有这种懊悔的事。我叫你不要那么心高，找一个和你同样身份的，才学、人品相等的人作配偶，和和气气地过上小日子，你也好，我心也坦然。你的心思就有点异样，这下可好了！”

她用两拳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说：

“哎哟，我的心肺都要裂了。两班和平民定百年佳约本来就是不该有的事，我哪里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怎么想到会闹成这种地步啊！”

她又凑到公子跟前说：

“你跟我说说，你要丢弃我的女儿春香，她到底犯了什么罪？春香伴陪公子后，她的行为不端，还是言语无礼？是针线活儿不如人，你是凭了什么这样欺负人？你不

知道，不犯七出条，就不得休妻吗？”

“岳母，你这么说，更刺痛了我的心啊。”

“公子，你想想，你爱我年少的女儿春香，昼夜与她言笑欢乐，说是要百年如一日，永不分离。可是事到今日，你要走时，就这样丢开，这不太负心薄情了吗？

“那柳条再多也拴不住春天，哪有蝴蝶来扑凋谢的花瓣？我女儿春香，今日虽似白玉、红花，随着岁月逝去将变老，黑发变白发，再也不能返老还少。她犯了什么罪，竟叫她孤单单地过一辈子。

“公子走后，春香为想念你，深更月夜，徘徊在花园里，叹息、流泪，泪湿了裙子，回到屋里和衣面墙、孤鸾独卧，日夜不停地流那伤心泪，我为娘的怎么忍心看。只因为我身份下贱，连累了我女儿也落得这样的下场。可恨啊，可恨啊，是谁定下了贫富、贵贱之分哟！

“春香儿，得了那心病就无法治了。等她冤死了，我这个老身没了女儿，丢了女婿，剩下我孤苦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呀。公子你可不能这么做，那不是人的事啊！哎哟哟，冤死我啦……呜呜……”

“岳母，请镇静，镇静。”

公子心想，这话若传到使道耳里，可了不得，再说他也实在不忍心丢下春香就走。公子安慰岳母说：

“我说，岳母，你听我说，我对春香的心意，怎会不如岳母。不管用什么方法，把春香带去就行了吧？”

“我料你不那么着也不行。”

“岳母！我一心想用双抬大轿，高头骏马迎娶春香，眼

下无法做到。我倒想出了一个计策，可是这话说出口，不只做两班的，就连两班祖宗也要身败名裂。”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计策，那么重大？”

“明天要走时，母亲轿后有一顶供祖先神主牌位的轿，那个轿要由我护送。”

“那要怎么样？”

“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

“神主牌位拿出来藏在我的氅衣袖里，让春香坐在那顶轿里把她带走，你放心吧。”

春香听了这话，对公子呆望了一会儿，恳切地对妈妈说：

“妈妈，你回里屋去吧。他一个两班子弟说出那样的话，可见他心里有多着急了。你别再逼他啦。咱们母女这一辈子就靠公子了。只有好好嘱托他。这回只好暂做别离。既要离别，何苦叫上路的公子作难呢。香丹，你快陪妈妈回里屋去吧。”

“我犯了什么罪，命这样薄呀！”

春香母亲跟着香丹回里屋去。

只剩下春香和公子，两人都按捺不住惜别之情。

“公子啊！”

“春香啊！”

“你真要丢下我，自己走吗？”

两人在灯下对坐，一人想，要丢下一个自己走，一人想，送走一个自己留下，都觉得肝肠欲断，泪如泉涌。公子抚摸着春香的脸颊，春香抚摸着公子的手。

“公子，你我相会只有今晚，请听我诉说，心酸事。我那老妈妈连一个亲戚也没有，只有我一个独生女，指望你作半子之靠，不想我们命这样苦。”

春香扑在公子袍子前摆上，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春香啊，你又哭，叫我怎么办？”

“你上京去，叫我靠谁呀。没有郎君在跟前，我多寂寞孤单。春暖花开时，和谁去游春？秋菊香、枫叶红时，谁陪我赏菊。独守空房，难入睡时，念郎君，泪不断。明月当空，夜莺声声叫时，断了我的肝肠，寒夜苍空孤雁唤啼，会撕碎了我的心肺。春、夏、秋、冬，各样景色，也只有悲哀和愁闷灌我心肠。哎哟，我多伤心啊……”

公子抚摸着痛哭不止的春香的肩和背，安慰道：

“春香，别哭啦。我走，还能不再回来？就是走了，也不能把你忘了啊。从前，薛娘子送郎从军，等了三年，回来团圆了吧！还有采莲子的美娘，迎着凄凉的秋风挖藕度日，终于盼回了郎君。我上京后，不要望着窗边明月只念着远方的我发愁。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身子去了，心也不能安，早和晚，十二时刻，哪一时能忘了你呀。不要哭，好好等着我。愿你那铁钎子似的心，不怕火来炼；你那青竹似的心愿，雪中更青，一心只等我回还。”

“公子到了京城，在那华丽热闹的街巷，会处处看到娇美女子，耳闻丝竹，还有赏心悦目的景致。你一个风流公子跟着朋友游逛起来，心里哪里还会想到我这样一个乡女！”

“春香，快不要胡思乱想，苦恼自己。汉阳从南至北纵

然美人处处是，你我结下深沉情爱，即便我是个大大列列的丈夫，也决不能忘掉你。”

两人缠缠绵绵情意难分，要走的舍不得，要送的放不开，真是难分难离。

就在这时，要陪公子上路的衙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少爷，快走吧。可了不得了，老爷那里找您呢。小的只回说，少爷刚走出门去送朋友。您快动身吧。”

“马备好了吗？”

“都准备停当了。”

门外响起马嘶声。

“春香，再见啦！”

春香叫香丹端出菜盒子和酒。香丹把菜盒和酒瓶托在小桌上端来放在公子面前。

“公子，你喝这杯我送行的酒。这菜盒你带去，途中投宿用餐时，看到它，就算看到了我。”

春香斟满一杯酒递给公子，那泪水无声地滴在酒杯里。

“在你上京的路上，看到河边绿树林，那便是送走公子的春香凄凉的心境，客房窗前细雨便是我春香想念公子的相思泪。我担心公子上京的千里路上会累出病来，日暮傍晚要早投客宿，如遇早晨风雨，请晚些登路。路途遥远，无人细心照顾，请多保重，一路平安。请常捎来平安信免我惦念。”

公子喝过春香递给他的酒后，说道：

“你放心，古时，有人在万里外托青鸟寄来了平安信。

虽说没有送信的青鸟，还能怕无人给南原捎信不成？不要悲伤，好生等我吧。”

公子从荷包里拿出镜子给春香，说道：

“大丈夫心如明镜，千年万载不变色，把这镜子揣在怀里，要相信我回来。”

春香把镜子揣在怀里，从手指上捋下一只玉戒指给公子，说道：

“我献给公子的心，永清玉洁，像戒指一样无头无尽，请相信我永不变心。”

公子接过玉戒指，眼看春香泪如断线的珠子。这时房子急忙跑来。

“少爷，您这辞别的话也太长了。老太太等你快上路呢！”

公子这才像惊醒似的向门外走，急忙作别说：

“岳母，我走了，莫悲伤，请保重。香丹，你也好生呆着，再见啦。”

公子跨上马。春香手扶马鞍，说：

“公子，你路上千万小心。”

“好的，春香，你别伤心，当心伤了你的花容，好好等我回来。”

衙役一挥鞭，马跑起来了。房子跟在公子后面，喊道：

“香丹，你带着小姐到五里亭去吧。”

香丹立刻催春香到五里亭去。春香披上绿色罩纱跟着香丹穿过枫叶似火的树林，来到有五里亭的小山包。春香站在亭子的柱子旁，望着伸向京城的路。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坐的大轿越过了去京城的山岗，后面有一个人骑着马跟去，马上的人穿着蓝色外衣分明是李公子。他频频回首望着五里亭这边，后来越过了山岗，再也看不见了。春香泪流满面，还是望着公子远去的方向。

“说公子要走，要走，可谁曾想到他真地走了啊？”

春香泪水模糊地看着公子远去的形影，可现在连那模糊的形影都看不见了。

“香丹，你看看，公子走多远了。”

“那条上京的岗子上，只能看到白云了。”

春香扶着五里亭的红柱子抽咽不止。抽咽声回荡在五里亭的树林中。好像那山、水、树木都在抽咽。

“云随风去，龙随云去，可我为什么就不能随郎去！”

春香悲哀的痛哭声实在令人心碎，公子怎么就狠心离去了啊，香丹两眼泪下，却要安慰春香。

“小姐，你冷静一下吧。”

离别是这样叫人心碎断肠的吗！贫富、贵贱不相容的世道是多么冷酷啊！

公子流泪约下后日再会，便离去。他的形像就像被冷酷的风卷去的一朵白云，不见了影。

下　卷

李公子走后，春香常常织布，做针线活，读书，想借此排遣对公子的怀念。老想着已经远去的公子有什么用呢。要横下心不去想他，可是怎么也不能忘却对公子的思念。

看着公子坐过的地方、曾与公子一道写字、做画的地方，都使她惆怅万分，走进曾与公子说说笑笑的屋里，看到公子留下的字迹，不觉泪水盈眶，感到心碎难忍。拿出公子给她的小镜子看时，泪水便顺颊而流。今天，她又拿出那小镜看时，再也忍不住，趴在炕上抽泣不止。香丹来到身边含泪劝说：

“小姐，你怎么忘了公子临走时嘱咐的话？他说，伤心地哭泣会生病的，千万要珍重，好好地等他回来。你不该忘了他的嘱咐啊！”

“我哪能忘了他的嘱咐，只是这怀念之情实在难忍。香丹，天不早了，你也进去休息吧。”

香丹出去后，春香躺下来，心想：不知今世何时能再见公子，只好在梦乡与公子相会。

自古说，梦里来相会的是负心郎，可是如不是在梦中，到哪里去与怀念的郎君会面呢？

心想梦中会公子，头枕小枕欲入睡，

满肠愁闷难成眠，
人间悲酸多，独自一人多悲苦，
念着郎君面朝墙壁哭成泪人，
有谁体谅我的心。

春香的思念哪有头，一天到晚口中念，编成了缠缅的相思曲。

坐着想，卧着想，梦里日里，
只盼能与郎君会一面，
他的貌相历历在目，
他那清亮的声音萦绕耳畔，

不知前生犯了什么罪，
你我结下难解之缘，
你我发誓百年不分离，
富贵荣华、金银珠玉置之度外。

你我的心潮汇成一条河，
流水长长永无尽。
你我的恩爱累成山，
高耸云霄入青天。
流水割不断，高山排不倒，
哪知天老爷起了忌心，
使水流断绝，高山坍塌。

一朝别离何时再会，
千丝万缕挂在肠，
玉颜憔悴云鬓变白，
日落月升岁月流逝。

秋风习习梧叶飘飘，
漫长秋夜月儿皎皎，
念郎心碎泪湿绣枕，
江边垂柳夕阳冉冉，
焉知我心焦如焚。
郎君如知我的苦恼，
定会把我怀念，
可是路遥没有信息传来。

可怜我五脏撕裂，泪如泉涌，
泪水汇成海，
叹息变和风，
一只小舟乘风上京，
去找那郎君，
可惜我只能想到而做不到。

雨后月升，皎光满窗，
深夜，霜雪凉，
而我的心更凄凉，
新月北斗会照到他身边，

我却独自泪斑斑。
月色溶溶萤火点点，
我的心儿似萤火，
浮浮飘飘游窜草丛间，
深夜三更院中凄寂，
坐等不见郎君来，
卧着不见睡神临。

在思念中送走春日，
秋日又要去，
何时会有喜庆临门，
胸中郁闷何时消，
他人难解胸中怨，
唯有郎君来解消。

对着织机要驱除心中愁苦，
织出布来一匹又一匹，
通宵不眠弄织机，
机声叽叽叽叽响，
似吟似泣诉我心。

但愿青天有心，
怜我重逢郎君，
恩爱夫妻尽天伦，
永不分离偕白头。

春香朝天诉说心中苦，度日如年。李公子在上京的路上，夜晚投宿却睡不成眠，思念春香。与她说笑就像是昨天的事，她那俊丽容姿，一颦一笑如在眼前，可是何时才能重会在一起。想着想着，取出玉戒指细细观看，就像见了春香一般。

世上为何分贵贱？
只因人有贫富不相同，
闹成你我两分离。

你送我远去千里外，
独坐屋中哭泣时，
我的眼泪如同泉涌，
胸中自有血郁结，
如有双翼能高飞，
定会飞向你身边……

窗外起风梧桐叶落时，
你会想到莫不是郎来了，
台阶下蟋蟀鸣叫声，
也会引起你对我的思念，
念着郎君撕心肺。

我多么想握着你的纤手，
把我怀恋之情告诉你，

没有你，我一刻也活不成。
你我之间隔了千重山百条河，
欲去不成，我心焦如焚。

春天到来，冰封的江河要解冻，
干枯的树木会萌芽开花，
终有一天，你我的心愿将实现，
愿你一心等待到那天。

李公子来到京城，决心下功夫读书，科举及第后到地方官厅去。

南原使道李翰林进京后，南原有新的使道来上任。后来，他又迁到罗州去，又来了个曾住京城紫霞谷的卞学道任南原使道。

这位卞学道，虽然读了点书，但知识浅薄。人说，他做官全靠会溜须拍马。有的人说，他是个风流男子，也算个豪杰，不过，实际上，他的性格很乖僻，又好酒色，贪得无厌，常做出违背人间情理的事，处理问题也常出差错。因此，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为人顽梗不化，不愿意与他交往。他到哪里，哪里就会怨声载道。

南原的地方官吏为接迎新任使道，来到京城向卞学道请安。

“吏房拜见！”

“使役拜见！”

新任使道摆出威严的架子，环顾一下。

“吏房！”

“是！”

“这些日子。你们那地方没出什么事吗？”

“倒还平安无事。”

“听说，你们那里地灵人杰哩？”

“是的，人们说，是三南中数第一的好地方。”

“听说，有个叫春香的绝代美人？”

“是的。”

“她还好吗？”

“还好。”

“从这里到南原有多少里地？”

“有六百四十里地。”

使道恨不能马上到那里去。

“快快备行装。”

“是。”

下人们退出来，私下说，这下南原可有热闹看了。

新任使道急忙定下赴任的日子，起程去南原，好气派的行列。

马拉大轿豪华无比，前后有着华丽官服的小官们簇拥着。

前边有鸣锣开道的大叫：“躲开！闪开！”

车夫、马弁跟在大轿后面，都显得挺紧张。马拉大轿走走，停停。使道一行走出南大门，渡过诺多尔江，越过南大岭，直奔南方。

来到全州，举行了传旨仪式，然后经过任实在獒水驿打尖，当天就来到了南原府。

南原府各官厅大小官吏和衙役整队夹道打着各色旗帜隆重地迎接了新任使道。二十八种旌旗，分立东西南北迎风招展；十二对装扮俏丽的艺妓坐在马鞍上排在大道两旁；喇叭、锣鼓一起奏响，城里锣鼓喧天，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热闹。

看来，新任使道的气派是很了不起，不过，老百姓看着不仅没有什么兴致，反而感到心情沉重。他们在想，这位新任使道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要使什么法子来折腾老百姓哩。

使道走过时，老百姓都必须俯伏在地，不许抬头，他们只能把敢怒而不敢言的怨恨埋在了地里。

卞学道来到广寒楼换了换衣服，故意转动着大黑眼珠，朝老百姓耍着威风，走进了南原衙门。

衙门里，为新任使道摆了盛大的酒宴接风。过后，各厅官员来行见面礼。

照惯例，到任三天后才点名查人的，可是卞学道立刻办了这件事，只是因为碍着体面，没有点艺妓的花名。

他从在汉城时就听说，南原有个叫春香的女子，在进城时，他留神地环顾了站在道两旁的艺妓，希望春香也列在里头。他当然看不出哪个是春香，不过因为有那么多女人来侍候，他也就心满意足了，慢慢眯起了两眼。

到任第二天，他出堂点名。本想立刻点艺妓的花名，但又想到要维持使道的体面，于是问起了公事。

“吏房！”

“是！”

“军布是否都已收齐？”

“南原四十八个面，去年有不少地方歉收，今年的口粮大见不足，所以许多农家未能交出军布。”

“不要管歉收不歉收，要立刻把军布收齐，如有不肯交的，抓来打板子，有意违抗的统统给我下狱。”

“是，可是，有些庄户要贷粮，请指示该怎么办。”

“有粮可贷么？”

“倒是还有一些。”

“有嘛，就贷出些，但要酌情处理。一斗贷出，要收回两斗半。”

“一斗收两斗半？”

“怎么，嫌少吗？那就收三斗。”

吏房一听这话，心想这个新任使道不只是个顽梗，而且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吏房侍奉过好多官长，很会见风使舵。

“小官一定照使道老爷的意思办事，文薄记载上酌情处理。”

“好的。你要尽到吏房的责任，切不可玩忽职守。”

“是，是。”吏房答应后退去。

使道又唤户长来，急问：

“点艺妓的事怎样了？”

“正在待命。”

户长摊开艺妓案册（那里记明了艺妓的年龄、籍贯），一一点起名来。

“南浦明月照白帆，请问梢公那船名叫什么——兰舟。”

随声有个细腰艺妓提着裙摆蹒蹒跚跚走出来行礼。使道用扇子遮着脸，只露出两眼朝下看，觉得虚有其名。

户长像在夸耀南原美人，个个都给编上好听的套语，一连叫上来几十名艺妓。每个艺妓都应声出来行见面礼。

使道却皱着眉头，没有好气地问道：

“户长，你们这里只有这些吗？”

“是的！”

“就这些？”

户长点出的艺妓中倒不是没有标致的，使道是想见一见闻名的春香。于是，他问领班艺妓：

“花名都点了，怎么没有春香的名字，莫不是她不做艺妓了？”

“春香的娘是退妓，而春香并非艺妓。”

“春香若不是艺妓，怎么那么出名？良家闺女会有这种事？”

“她虽是艺妓的女儿，德行、人才很出众，那些有权势的两班、才子，还有到这里来的官员都要求得一见，可是她娘和她一律不应。就是我们做邻居的有时碰上也不大搭话。未曾想前任使道家的公子却和她定下了百年佳约。临走时，说等到科举及第，一定回来接她去。因此春香在守节等候。”

使道一听这话，大发雷霆。

“好一个无知的饭桶！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两班门弟，敢说这种话。他父亲是严格治家的人，还未娶亲的公子怎会要那外乡女作配！你再说那种话，小心治你的罪。少说废话，快把她给我传来！”

吏房和户长一听此令，陪小心地说：

“春香不仅不是艺妓，而且与前任使道家公子结下姻缘发了山盟海誓，这样说来，使道虽然年高，但同是两班家门，从门宅之间的道义来讲，若是传扬出去，只怕对使道的政事有碍，于使道的威信也有损伤。”

使道听了更加发怒：

“胡说！如不立即把春香传来，你们这些吏房、户长各厅官吏一律问罪！”

使道大发雷霆，衙门里头闹得翻了个个儿，各厅官吏都慌了手脚。

刑房管抓人的事，只好唤军奴来发令。

“今天由谁守班？”

“金守班到。”

“李守班到。”

“立刻去把春香带来。”

“哎呀呀，春香这回可难躲过去了。”

高个子金守班穿着日光缎官服，头戴标上勇字的官帽。

“可怜春香要落进网里了。”

胖子李守班穿着宫绸官服，系着宽的红腰带。二人走出来领命。户长叮咛道：

“小子们，使道有命，为春香讲私情的一律问罪，一定要把她带来。”

“领命，既然使道有严命，咱们快去吧。”

“你我谁也别想给春香留情面，快走吧。”

两人快步直奔春香家去。

再说，春香当然不知道衙门里出了什么事，一直日夜想

念着李公子流泪度日。她弹伽倻琴也自然弹的是悲调，听着都叫人心酸。

由于思念，心里郁闷，吃不下饭，睡不成眠，弄成心病，春香的花容一天一天地变憔悴。

春香倒为母亲用心，尽意安慰她，不在娘面前流泪做态，尽力做些家务。有时坐在廊台上织绸；有时在屋里做针线活。

她在公子离去时开始织的绸子，由于过于悲伤不想沾手收在箱里，后来又想到公子或许会突然回来，又拿出来织完缝成了公子的衣服，还用松锦做了腰带和裤脚带。

那天晚上，春香母亲坐在一旁，含着泪说：

“我并不是不知道你的心。你在人前装着没事似的，又干这，又干那，可是你照镜子瞧瞧你自己成了什么样？你一个人得了心病，一天重一天，倘若丧了命，有谁会可怜你呀。那位公子如有心回来，还能三年没有一封信来。事到如今，不如忘了的好。我早就说过，两班老爷们的誓言是最不可信的。

“你看你娘，还不是等你父亲，落得这样的遭遇。

“为娘的抱着幼小的你，叹着气，流着泪度日，心里的悲酸真是说不完，道不尽。你父亲上京后，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他去世后倒是来了消息。当时，我哭成泪人，心想还活着干什么？可是，一想留下你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办。只好横下心，决心忘掉一切，坚强地活下去，这样心里倒坦然些，也能吃下饭，睡得着了。

“你别为那个连个信都没有的人枯萎而死，好好想想为娘的说给你听的话。”

春香想，母亲说出这样的话，她心里不知有多心疼啊，不觉泪如泉涌。

“妈妈，我不会枯萎而死，你别为我伤心才好。”

“那就等着瞧吧，你不枯萎而死才怪哩。我好痛心啊。”

母亲难过地捶着自己的胸膛回自己的屋去。这天晚上，春香抱着公子的衣服哭了一宿，结果弄出病来，卧病不起了。

世上的药虽多，可哪里有能治春香的相思病的灵丹妙药？可是，香丹还是诚心诚意为春香熬药，并劝她吃药。

“小姐，你一定吃下这药，把病治好，那样才能使得了郁症的母亲好转，也才能恢复你的花容，等公子来了才会使他高兴……”

“听你这么说，好像身上有了点力气。可是，公子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呀？等马头上长出犄角？等石头上开花？”

“小姐，公子一定会回来的。他发了那么大的誓言，哪能忘掉不来呢！”

春香照香丹的劝告，吃下药，自己给自己鼓着劲，勉强能走动了。她见母亲的郁病越发重了，心想：作女儿的借病不起，岂不太没有孝心了，也就下决心起来走动。

这天，春香梳洗打扮一下，振作一下精神，弹起了伽倻琴。可是，那琴声仍是那样凄凉。她打开窗户，望着那无际的天边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夜猫子的啼叫声，更觉断肠，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落下来。

春香心里唤着公子，抚琴道出衷情：

要去，我要去，到郎君身边去，
哪怕路遥千万里，一定要去，
哪怕高山险岭飞鸟难越，一定要去，
只要他叫我，就要跑去，不停歇地跑去。

郎君在汉阳不知有心念我不，
莫非你把远在南原的我遗忘，
把我的爱献给了别人，
把我的爱献给了别人。

春香悲凄的琴声回荡在竹林和松林间。

金守班和李守班来到春香家门前停下脚步。他们虽然是当衙役的，可心是肉长的，不会一点感情也没有。

“怪可怜的，那李公子不来照顾春香，可就难称人了。”

两人嘀咕着，可是使道下了严命，只好照办，把春香带去。他们叹着气，敲敲门走进去。

“春香在家吗？”

春香一听，吓了一跳，往外一看，原来是衙役，心里不觉一沉。

“对啦，今天是新官到任第三天，听说，要点名查人，莫非出了什么事？”

春香站起身开门，应酬说：

“是守班的大爷们来了！竟有事到我家来，失迎了。到汉阳去迎新任使道，路上辛苦啦！使道老爷可平安？”

“都还好。”

“既然去到汉阳，没去拜访前任使道官邸？他家公子捎一封信来没有？”

“因为时间紧，未能去拜访，听说你病着，好些吗？”

“光躺着也闷得慌。你们请到里屋，到我妈那里去坐吧。”

春香母亲走出来。

“嘿，你们这些家伙，到我家来不嫌腿疼吗？你们以为曾做成参判守厅的月梅死了不成，也不来瞧瞧老娘？”

“呵呵，这老娘又来剋我们了。”

“你们好不容易登我的门来，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玩一会儿再走吧。”

“嘿嘿，你以为我们到你家揩油水，那可不是，为的是……”

大个子金守班直捅胖子李守班，还朝他递眼色。

“你们这是怎么了？快进来吧。”

春香母亲把他们领进屋里去。香丹端来一桌酒菜放在他们面前。

春香母亲和香丹在旁劝他们多喝几杯，结果，金守班和李守班喝得舌头都不灵了。春香拿出她攒下的五两银递给守班们，并说：

“实在少得很，请在路上再打些酒喝吧。”

守班们虽已有些醉意，但很知情理地说：

“怎么，拿出钱来，这可不该。你以为我们是来拿你钱的不成？”

“我们怎么能收你的钱，快收回去吧！”

守班们坚决不肯收。于是，春香母亲说：

“我说，这可是春香的一片心意，快收下吧。我只托你们叫春香平安无事啊。”春香母亲说着，一再把钱塞到他们手里。守班们只好收了。

“金守班，你掖着吧。”

“这可是不应该呀。只好领情了。”

他们俩醉得趔趔趄趄地走回衙门。

刑房一见他们没带来春香，就把他们送进牢里，给他们苦头吃。这回又派领班艺妓去把春香带来。

领班艺妓平日里对春香就怀有嫉妒。看她不当艺妓反倒和两班公子定下姻缘，清清白白地在家过日子，就觉得心不顺，这回可有机会要她的好看了。一走进春香家门就大叫大嚷：

“喂，春香，快给我出来。”

春香躺在炕上，她这一叫，赶忙起来开门，说：

“领班大嫂，你有什么事，快进屋吧。”

“春香，你听着。你好大胆，敢违抗使道老爷的命，叫你去，你却不动，你以为我不如你？不像你那么会守节？你是守节的小姐？是少奶奶？就为你一个小小女子，把那衙门上下都翻了个个儿，各厅头目都被问罪呢。快快跟我走。”

春香走出房门淡淡地说：

“大嫂，你也别太欺侮人啦。你没看我正卧病？你还能当几辈子领班？我春香也不会辈辈做春香。有道是，人生自有一死，人还有死两次的吗？”

这时，又跑来几个衙役来传使道之命，催春香快到。

春香没有打扮，穿着布裙、布袄，抬手拢拢散发，就那么走出了家门。

春香母亲慌忙跑出来，说：“你这个病身子还能到哪里去，决不能去。你们可不要把她带去。”无奈使道之命是违不得的。

春香勉强地走到衙门。

“春香带到。”

使道一看台阶下面的春香，果然是倾城倾国之色。

“你果真是春香，快到台上来。”

春香勉强从命，走到台上端坐。

使道心满意足地说：

“快去把会计员外请来。”

一声令下，一个长相尖酸的老头晃着脑袋走进来。

“使道这里难道出了什么喜事？”

“你来瞧，那就是春香。”

“噢，长相确实挺俊。使道从在京城时就念春香，真是名不虚传哩。”

使道大笑，问道：

“你愿意作伐吗？”

会计员外一听这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干咳了两声说：

“使道本该在叫春香来之前，先差媒人去才对，这事有点尴尬了。可既已来了嘛，只好顺水推舟了。”

使道乐得又一笑。温和地对春香说：

“春香，你听我说，只因为慕你的名，我没去别处，而特地来到南原。听说你和前任使道家公子结了姻缘。公子走后，想必你另有情郎，还是两班，还是游子？不必害羞照实说吧。”

春香气不可耐，严肃地回答说：

“小女虽是艺妓的女儿，但并非是登名案册的艺妓，在自家作闺女。只因前任使道公子来到小女家恳求定下百年之约，得到母亲允许，俩人发了山盟海誓。请使道说话尊重。刚才使道之言对小女说来，未免有欠妥当。”

使道装得挺宽容，笑着赞扬说：

“哈哈，哈哈……看容貌，听谈吐，可称里外兼美的佳人哩。常说，红颜品行多不端，但你花容兼玉心，实在难得。可是，那李公子是名门子弟，将成为豪门贵族的女婿，科举及第，青云直上，享受荣华富贵，他心里哪里还会想着在异乡暂托露水缘的你？虽然，你自己要守贞节，岁月却无情，等你红颜憔悴，黑发变白，有谁来怜你？有谁来爱你？我有心点你为守厅，你不要自寻烦恼，速去整容换新装，从今天开始给我做守厅。”

“春香我的心，可与使道不相同。有道是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从二夫，为何身为父母官竟下这样的吩咐？假若已去京城的公子不再唤我，小女愿随烈女之后，随春风凋落，随秋风干枯，直到一命归西，此心不变，请随意惩处。”

这时，会计员外责备道：

“好一个不识抬举的贱人。使道一心要求一个绝代佳人，



你何必一再推辞。幸亏使道怜爱，像你这样的贱女还要讲什么贞节？送走旧官迎新官本就是人生道义，你哪里来的那些狡辩？像你这样的贱女之辈，还有提忠烈二字的份？”

春香心里好不气愤，抬眼看了一下会计员外狡猾的嘴脸。

“难道忠诚和孝心也有贵贱之分？守贞节还有上下之分？请细听我言。既然说我是贱女，就拿艺妓来说吧。平壤艺妓桂月香杀死敌将名列忠烈门；吉州艺妓论介也是我国忠烈之一；清州艺妓花月扬名三忠阁；安东艺妓一枝红获贞敬夫人称号，请不要只因为是艺妓就加以诽谤。”。

使道的脸气得歪扭起来。

“难道你有意违抗官命。在刑杖之下了残生，你也不改心？”

“我和公子初见时，对着日月发誓言，任何强暴也不能改我心，任何强辩也不能动我心。作为人的妻子背弃丈夫和家，如同官员背叛本国事二君，请使道随便惩处。”

使道怒吼起来。

汹恶的泼妇！谋叛造反者，大逆处斩，抗拒官长之命者，严究流放，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春香毫不屈服。

“那么，要强占有夫之妇者该当何罪？”

使道一听，怒不可遏，一拳打在书案上，连头上的宕巾都脱落下来，头发散了，嗓子也喊哑了。

“快把这泼妇拖下去！”

“是！”

衙役跑过来揪住春香的长发拖下来，急呼及唱。

“及唱——”

“有！”

“把这贱妇拖下去！”

春香甩掉衙役的手，自己走下台阶，及唱拥过来。

“你这个小贱妇，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竟敢强嘴，这不是自寻死路？”

春香被推倒在阶下，军奴们拥过来，揪住长发拽过去，使她趴在地上，春香那苗条玉洁的身子摔在了地上，实在可怜，长了人心的都目不忍睹。

左右两边站着手持各种刑具的皂隶。

使道发号施令：

“唤刑吏上！”

“是，刑吏待命。”

使道气得身子发抖，气呼呼地说：

“小贱女，罪该万死，本官治她死命，严格王法。写罪状，叫她画押！”

“是，春香听着：你身为艺妓之女，自称守节，咆哮官厅，违法抗命，罪该万死。本府要以一儆百，你该死而无怨。”刑吏读完罪状，走到春香那里，把罪状放在她面前，叫她画押。春香在原地坐起，提笔写下“一心”两字。刑吏拿罪状给使道看。使道越发怒气冲冲：

“啊，一心？好一个泼妇，快，快给我上刑架，两腿打断，绞死她！”

衙役们上来，七手八脚地把春香绑上刑架。执杖把一大

捆刑杖哗地撂在地上，这声响使春香心里不觉一惊。执杖把刑杖拿起几个掂了掂，选着脆而易折的。这时，传出了使道恶狠狠的声音。

“听着，你要是虚杖卖法，当场杀头，给我用力打！”

执杖故意提高嗓门禀道：

“使道吩咐严法，岂有徇私之理。

“贱女留神，你要挣扎，就打碎你的骨头。”

趁军奴们呼喊复命，执杖走到春香跟前低语：

“你要挺着点，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在左腿，你往右躲，打在右腿，往左躲。”

“用力打！”

“是，打——”

执杖抡起刑杖朝春香的腿打下来，打的疼处尚可忍，心里怨恨最难消。

“我有何罪，竟挨此罚？”

刑吏一一地记着刑杖。

春香忍痛呻吟，一面下着决心：

“春香我一片丹心，誓死从一而终。打折一杖岂能改心！”

这时，南原镇男女老少拥来看这种情景，议论着。

“真够狠的。使道老爷那么狠心，哪有这么用刑的，看准那个执杖的小子，等他走出三门外，给他点厉害看。”

人们都为可怜的春香遭毒刑而流泪。

第二根刑杖打在身上，春香又道：

“我春香虽是二八妙龄，决不嫁二夫，纵然冤死刑杖

之下，也决不把李公子遗忘。”

第三根刑杖打在身上，春香道：

“我自三岁就学三从四德，三百个死也改不了一心。”

第四根刑杖打在身上，春香辩道：

“四书经纶当是使道老爷之道，怎不去处理南原四十八面的公事，却为调戏有夫之女耗精力，难道不怕百姓怨声载道？”

第五根刑杖打在身上，春香道：

“五里亭送郎君，恩爱夫妻情义重，只等郎君重回还。”

春香的呻吟声，使人们感到心肺撕裂一般。那执杖的心也是肉长的，心想：真没见过这样一个玉心美人，怎么叫我忍心当这样的执杖。想方设法高举刑杖，轻落杖，可是也难每次都来虚杖。

刑杖打去，春香乌发在白袄上抖动，眼泪如泉涌，嘴唇咬出血。

凶狠的使道又吼叫：

“给我用力打！”

“是！”

执杖打下第六根刑杖，春香坚决不服：

“杀我六万遍，六千扣中的恩和爱永不变。”

第七根刑杖打下来，春香道：

“我既没犯七出之恶，为何用七杖刑？”

第八根刑杖打下来，春香道：

“我春香八字好，碰上了八道江山中的最明事理的官老爷。两班官老爷到外乡是为百姓理政事，还是为的下毒刑？”

第九根刑杖打下来，春香道：

“春香肝肠九道弯，流下伤心泪可变九年洪水流。何时才能与李公子喜相逢，使我九重心愿如愿以偿？”

第十根刑杖打下来，春香道：

“就是杀我十万遍，也休想随心如愿，可怜我春香冤死刑杖下。”

再狠毒的使道，打了十根刑杖，会有所斟酌，可是大厅里只传出：“用力打”的声音。结果，打折了二十五根刑杖。

春香白玉似的身子弄得浑身流血，泪和血把白布裙袄染成血红色。刑架下面也是一滩一滩的血水。然而，春香并没有屈服。

“何苦这么折磨小女，不如快把我弄死，让我的魂灵变成夜莺，在寂静的月夜，叫醒睡梦中的公子来相会……”春香未把话说完就昏过去了。记杖数的刑吏因看着太可怜不觉流下泪来，执杖也转身去揩泪。

“嘿，这哪里是人之子干的事。”

在一旁观望的、执行刑法的都转过身去揩泪。

“春香挨刑杖，实在叫人目不忍睹。春香的贞操真如松竹一般。的确是个天生的烈女。”

男女老少无不流泪叹气。使道未能使春香屈服，不知如何是好，发话道：

“贱货，你违抗官长之命，挨了刑杖，怎么样？还敢侮辱本官？”

被打了个半死的春香挣扎着抬起头说：

“使道请听，岂不闻女子横心六月飞霜？就是杀了我这身子，杀不了我的魂灵……”

春香又倒下去。使道气得下颚抖动。

“这，这个刁恶泼妇，不可救药。来人！”

“是——”

“给我披枷上锁，下狱候斩。”

衙役们把春香从刑架上解下来，把枷锁套在可怜的春香那细白的脖子上，然后背起来走出三门之外。艺妓和妇女跟了上来。

“哎哟，春香你醒醒啊。”

“呀，太可怜啦。”

她们抚摸春香的腿和胳臂，有的把药面给她放进嘴里。

傻大个子落春跑过来，说：

“莫不是咱们南原也要出个能上烈女牌的人了。”说着一下扑在春香身上。

“哎哟哟，好可怜啊！”女人们正这么闹着，春香母亲听到信，带着香丹踉踉跄跄地跑来，一下搂住春香的脖子痛哭不止。

“哎哟，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有什么罪？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衙门官厅的官老爷们哟，我闺女究竟犯了什么罪？刑房的刑吏、执杖，我和你们素无仇隙，为什么把她打成这个样子？哎哟，我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留下我一个老身，靠谁养老啊？她在家读书习字，学的是女儿之道。常说，别为没有儿子悲伤，外孙就不能当孙子的吗。侍奉我这老娘多精诚，哪个孝子能比上她？疼爱儿女，供

养父母的事，还能有上下之分……哎哟，好心疼啊。

“刑房的衙役们啊，虽说上有严命，怎么好把她打成这个样子啊。你们看看我闺女的伤。雪白的腿上打出了鲜红的血呀。那名门豪族里没有子息的夫人，就是瞎眼的女儿也想要的，你何苦托生在我这苦婆子身上，受这番折磨呀……春香啊，你醒醒啊。哎哟，哎哟，春香啊。”

香丹也抚摸着春香的伤，恸哭不止。

“小姐，你花瓣似的嫩肉，打成这样的伤。这叫公子看见该多心痛，多气愤！”

春香母亲一听这话，忽然停止哭泣，对香丹说：

“你去雇两个人来。”

“雇人做什么呀？”

“我要差人去京城，把这里的消息捎给李公子。”

春香迷迷糊糊地听见母亲这话，便拦住母亲：

“妈妈，那可不行。这消息如传到公子那里，因上有父母管束，不能随意行动，只有苦闷难过，闷出病来怎么办？千万不要那么着，快到狱里去吧。”

香丹背着小姐，春香母亲扶住枷锁，前后有衙役、狱卒押着。

南原镇的老寡妇和年轻妇女都为她们流泪。

“世上竟有这种惨事。”

“太可怜啦！”

“真是个好闺女！”

“真没想到，南原会有这样的贞烈女子。”

他们都流泪赞叹不已。

他们来到狱门前时，吹起冷风，细雨霏霏。狱卒打开狱门，让春香进去后就锁上了。

春香母亲倒在狱门前昏过去，香丹捶地痛哭。

“哎哟，我的小姐，这可怎么办啊！”

跟来的妇女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多可怜见的！多可惜！”

“怪可怜的！”

“看这里多凄冷，把花儿一般的人关进冰窖似的牢狱，她哪能活下来呀。”

人们围着痛哭的春香母亲，流着泪安慰她，结果众人哭成一团。

监狱显得异常凄寂。杂草丛生，树荫阴森，大白天也显得阴沉沉的。春香倒在牢房冰凉的地上，浑身疼痛难忍，她用手擎着压在脖子上的枷锁，坐起来。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牢房破败不堪，破窗烂墙，吹进刺骨寒风，冰凉的地炕上铺着破席，臭虫、蛇蚤、虱子侵袭人身，这可怎么忍受得了……

春香苦不堪言，只顾独自流着伤心泪。狱卒背着狱吏放进春香母亲和香丹。

母亲呜呜咽咽地说：

“春香儿，你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被关在了这样的地方啊。”

“妈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傻孩子，你在这里，我能到别处去，把那枷锁套在我脖子上，你若死了，我也跟你死去。”

“妈妈，快别悲伤，回家去吧。我春香，既无罪，就不会死。就是有千刀万枪逼我也不会死的。您放心回去吧。假如您不回去，就恕我不孝，自裁了事，您还是快回家去吧！”

狱卒走过来，催她们快出去。母亲无可奈何，留下狱中的女儿，转身走出来，感到天地之间一片黑暗。

春香叫住香丹托她好生照顾母亲。

“香丹！”

“小姐！”

“别为我担心。回家去，求左邻右舍的大娘们来安慰母亲。常给她熬米汤喝。我用的匣子里，还有几根人参，分早晚给母亲熬用。”

“小姐，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别为我伤心流泪，只管好生侍候母亲，我定要活下来，报你的恩。别哭，快跟妈妈回去吧！”

“小姐，你千万保重。”

香丹抽泣着跟春香母亲走出狱门。

她们一走，牢房里静得叫人难耐，只有门缝吹进的风声。春香在这死一般的静寂中，越发感到悲酸。独自流泪长叹，度日如年地挨过日和月。

“我犯的是什么罪？我既没有盗窃国库，何苦严刑来问罪？我既不是杀人犯，为何长枷颈上锁。

“我把清水来研墨，蓝天为一纸，写下我心中之情，启禀上天，或许有一解怨之日？

“郎君啊，叫我多怀念，心焦如焚。

“孤高黄菊赞高节，院里青松长相守。青松好比是我，那黄菊是郎君。

“悲酸难忍洒泪水，出叹息。泪如细雨，叹息如清风。但愿清风送细雨，洒在郎君窗边，弄醒你睡梦……

“牛郎与织女虽有银河相隔，七夕那天终有一见，是什么河拦住我和郎君，连一丝消息都难传，活着苦相思，不如死而忘却……

“不如此身一死变夜莺，在月明夜三更，把悲啼声传到郎君耳鼓里……再变粉蝶飞到郎君身上，把香粉洒落在他衣服上……变做那月光，每晚把白光照在他脸上……

“我少年守节身遭惨祸，好比那清玉落泥泞，香草夹在杂草里，梧桐上的凤凰落入荆棘丛中。自古圣贤多有清白无辜而被流放或坐牢的，但到时机走出牢门，成为万古流芳的大圣人。春香我或许也能活下来，再见人世……

“我心多凄苦，多冤枉，有谁来救我一命。在汉城的郎君能不能做上官来救我于死地？莫不是高山挡着，大江相隔来不了？要等那金刚高峰变平地？要等屏风上的公鸡展翅啼鸣才能来？哎哟哟，我好苦命啊！”

春香打开小窗，月光照进牢房。春香被重重的枷锁压着，整夜对着月亮诉说自己的苦衷。

“月亮你看见我郎君吗？我要借你的亮光去见我的郎君。你照实告诉我，他躺着呢，还是坐着呢？”

她诉着苦，悲泣着，不觉间睡着了。

似梦非梦，好像变成了蝴蝶，飞呀，飞呀，乘风驾云来到一处天地开阔的所在。青山绿水，一片竹林间，有一个丹

青华丽的楼阁。恍恍忽忽来到了很远的地方，往四处展望，四面都是奇葩异草，异香芬芳。有一少女穿着雪白的衣服走来施礼后，问道：

“请问，是从何处来的夫人？”

“我从朝鲜南原来。”

“我们正在等候啦。”说着把她引到豪华的宫殿去。

门上有一匾，上有镏金大字“万古贞节”，飞檐下的风铃叮叮作响。

她跟着少女走去，登了一段玉石台阶，前面刻着木兰花的紫檀香门打开了。定睛一看，大厅里有一伙美貌少妇坐在里面，有一位少妇招手叫她进来。于是，春香谦虚地说：

“我一个来自尘世的艺妓之女怎能登那高堂。”

那少妇却更觉春香可爱，亲自伸手拉春香上来，让她坐在身旁，说：

“你就是春香吗？真是好样的。我们听说了你的壮举，才把你请来一见，不必见外。”

“不敢当。”

“只因为你是艺妓之女，说你卑贱，但像你这样心地善良言行端正，而且俊美的人，怎能称为贱女。坐在这里的人都是虽然出身微贱，为国尽忠，进了忠烈门，或是为一夫而终，严守贞节进了烈女门的。”她还一一介绍给春香，原来都是春香崇为榜样的那些忠烈夫人和贞节夫人。

春香起来，再行拜见礼。

“小女虽然学识浅薄，识字习礼。既拜见了诸位忠烈夫人和贞节夫人，即死无恨。”

“你知道我们，而且把我们记在心里，真叫我们高兴。我们听了你的事，无不流泪痛心。你叫那个恶霸使道打的伤怎么样了？你在那牢里该受了多大苦啊！”

她们把春香围在当中，流着泪抚摸她那挨了打的腿，套过枷锁的脖子、肩头和全身上下。

“可苦了你呀！看把你折磨得红颜这样憔悴。”

春香一下倾出她无处诉说的满腔愁苦，泣不成声。

有一位曾在人世间被称为贞敬夫人的安慰她说：

“我们朝鲜自古就是崇尚礼仪道德的国家。我们虽然是女人，但在敌人侵袭国家临危时，甘愿为救国与敌将同归于尽；为从一夫而终，在任何风险或苦痛之下也不屈服，坚守松竹般的贞节，这岂不是值得骄傲的吗？就拿我来说，为了丈夫受尽世间风霜，到头来终于享了富贵荣华。春香，你不要过于悲伤，只要你坚守贞节，或许有一日霜雪融化，重见百花争艳的春光也未可知哩！”

那些夫人都说着她们过去所受的难忍的凄苦，嘱咐春香要坚守贞节，不怕火炼，冰冻，让我们女儿的志气和美名作为“万古贞节”流芳万世。

这时，传来了美妙的丝竹声，一边的门大敞开，在五彩绚烂的云朵上出现了一群小仙，随着旋律翩翩起舞，他们飞飞舞舞有如一群仙鹤。

春香问那些小仙是谁。原来，他们是跟着坚守贞节的母亲受折磨屈死的孩子们。春香觉得他们非常可爱，想凑到他们跟前去，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脚步。

有一位夫人拉着春香的手说：

“你该回去了。但愿你铭记我们的意志。”

春香向夫人们行礼告别，一步一步走下玉石台阶。这时，传来了噹噹的钟声，同时有一对蝴蝶突然飞来，春香一惊，从梦里醒来了。她振作精神，打开小窗，从村里传来鸡鸣声，钟楼上的钟声“噹噹”报知五更。

天上，月牙偏西，雁群发出凄凉的叫声掠过苍空。

“莫非是古时，为夫人把信捎到郎君那里的大雁吗？你们有什么心愿，竟叫得那么悲切？愿你们把我说的话传给在北方的我的郎君……”

春香怀着茫然的心情望着大雁沉思：虽说梦是虚幻的，在梦中能与贞烈夫人们相会，诉说心中的苦衷，听到她们温暖的抚慰的话，心里好像轻松了许多。然而，春香想到，自己的死期临头，还能有像她们说的享受荣华富贵的一天吗？

天上的大雁和月牙已不见了，乌云涌来，下起凄雨。风在树梢呜咽，夜鸟醒来扑棱翅膀，窗户纸呼呼响。春香关上窗户，蜷曲着身子坐下等天亮。雨声越来越大，门扇摇晃声、天花板摇晃声、颓败的墙上土块掉落声这一切都像鬼怪的叫声。

春香像昏过去似地倒在了冰凉的地上。她一天一天地这样熬过牢狱生活。

再说，到了京城的李公子昼夜努力用功，精通了四书五经，还致力于攻读著名文人的著书。特别以崔孤云先生的文章、金生的墨笔为榜样。

正值国内有了喜庆，要举行太平科，梦龙也去应试。

他走进考场，只见满堂应考的书生静静地朝垂着红帐子的地方下拜。响起清雅的宫乐，展现了鹦鹉舞。

皇上授题纸给督考官。道僧承受题纸，并挂在大红帐上，只见上写道；

“春池映春光今昔一色”

李梦龙细吟那文题，正是他平素熟读的文章。他把纸展在眼前，沉入文思。在雕龙砚台中研起墨，提起狼毫笔运用金生的笔法，效韩石峰字体，挥笔书就，最先交卷。

考官看着梦龙的卷子不禁惊叹，交到上考官那里，上考官也为之惊喜。说道：

“书法豁达，字体精练，字字都可以当作仿来效，句句都是名句。这文字好气派，犹如青龙升天，鸿雁落岸，确乎是出于当代英杰的名文也。”

李梦龙终于考中了状元，他的名字上了金榜。

李梦龙的名字响彻场内。

“同副承旨子弟李梦龙！李梦龙！”

梦龙重新梳洗一番，整一整袍子到状元峰荷塘边去。随引人走进大红帐里面，那里给他斟了三杯御酒。还把他的文章大书特书地张贴出来。

梦龙考中状元回家转，只见他头上插着御赐花，身穿莺衫，腰上围了绣着仙鹤的腰带，骑在马上，正是少年英俊，仪表堂堂。马前有银牌、青纱盖做仪仗。前面两列装束华丽的童子吹笛奏乐。许多书生和男女老少拥到街上观看，无不赞叹，不禁羡慕。

梦龙按照老规矩在三天里到先辈和亲戚家拜访，到供着

祖先神位的祠堂奠告，又去省墓。然后，便进宫去了。

国王任命李梦龙为全罗道御史，并赐下御史的官服、马牌、黄铜尺。李梦龙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他心里想着春香，流下了欣喜之泪。他退出王宫，回到自己的家。

李公子辞别父母，急忙起程去全罗道。他带领侍从走出南大门，来到青坡换乘驿马急驶，到果川邑用了午饭，到水原邑投宿。

第二天，早早上路，路经振威、天安等邑来到公州，渡过锦江，第三天来到全罗道关口砺山邑。

李公子把侍从叫到面前，一一吩咐道：

“这里是全罗道的第一个邑。如有不以国事为重，言行不检点，以致泄漏御史机密者当心论死罪！”

另外叫出书吏，吩咐道：

“你去全罗左道，到锦山、茂朱等各邑，各处察访，在预定之日到达南原广寒楼待命。”

“是！”

李公子又吩咐中房役人；

“你们到全罗右道，遍访灵岩、咸悦等各邑，在预定的日期到南原广寒楼待命。”

“是！”

李公子对侍从吩咐道：

“你去益山、泰仁和我已提到的各邑查访，在预定日期到南原广寒楼待命。”

“是！”

“你们听着。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要无一遗漏

地各处查访，务须于本月十五日拂晓到广寒楼待命，不得有误。”

“是！”

李公子把衙役派往各处后，自己也准备动身。

他的一身打扮真够瞧的。这是为了隐瞒身份，头戴破笠，系着一截一截接成的帽缨，身穿又破又旧的袍子，胸围系着一条用棉线接成的带子，手拿一个破得只剩了扇骨的扇子遮着阳光，扇子上垂下一颗松塔，那也算个装饰。他如此一身乞丐装束慢慢走起来。

他来到全州拱北楼，急忙走出西门，登上南门环顾四方，这里可谓三南名胜。

全州的古名是完山，他一面察访这里的政事，一面欣赏完山八景。为不被人发觉，行动谨慎地往南去。各镇邑的官吏不知何时听到有御史出道的风声，都为整顿他们的政事忙碌起来。他们心里忐忑不安地复查已经处理了的公案。吏房、户长都心慌手乱，那些吏房书吏甚至准备逃避。各厅的官吏在失魂落魄地东奔西跑。

就在这时，李公子经由任实直奔南原而去。正值农忙时节。处处传来农乐声和农夫歌。

忽见一颗大树旁，一杆农旗在飘荡，上面写着：农事乃天下之大本。年轻的农夫们敲着锣、镲、长鼓、小鼓，正在尽兴娱乐。手拿镲的农夫穿着三色大坎肩，系着蓝色带子，戴着大帽子站在当中指挥农乐。他打出时紧时缓的各种节拍。帽顶上的白布条转动着，小鼓手也插进来欢快地跳起小鼓舞。

农民种庄稼不知有多辛苦。往缺水的水田灌水要辛苦，

赶着瘦骨嶙峋的牛耙地要辛苦，光脚走进水田里插秧也要辛苦。他们在干活儿时流着血汗，被榨尽骨髓，可是一听那农乐声，就忘记了一切愁和苦，兴高采烈起来。

妇女们把午饭摆在大树荫下。玩农乐的达到高潮，各显其能，尽情舞着敲着，农乐暂停，然后敲起慢拍对唱农夫歌。

哦哟啰，桑撒地哟，
尖头帽上插朵大红花，
跳起那红花舞来吧，
哦哟啰，桑撒地哟，

脑门子上大汗珠，
滴在地里变谷粒哟，
手弄大土块子，
块块犹如黄金贵，
哦哟啰，桑撒地哟，

八九月里收了秋，
运到家里堆粮垛，
好生供养年老的父母，
精心抚养年幼的儿女，
哦哟啰，桑撒地哟，

看那老爷少爷好八字，
高楼大府里享清福，

咱农人七剥八削皮扒完，
终了天做屋盖地当炕，
哦哟啰，桑撒地哟，

咱南原出了四个局，
使道老爷干的是乱事局，
左守老爷弄的是狂人局，
六厅官员搞的是大食局，
咱老百姓只好占停尸局，
哦哟啰，桑撒地哟。

李公子慢慢走近农夫们，看他们玩乐，听他们说的话。

有一个农夫喊道：

“喂，就唱到此，开饭喽。”

农夫们三三五五地凑到大树荫下、开始吃晌饭。

他们边吃边说笑，挺热闹。突然，有人说什么……传开了。于是一位中年妇女问道：

“是什么风闻传开了呀？”

一个粗壮的小伙子说：

“是春香的事传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我也听说了……”

“听说，现任使道在他生日那天，要提牢中的春香斩首，这是真的吗？”

“可不是真的。”

“像春香这样的烈女世上少有。使道只因为春香不从点

她守厅的命，所以要斩她不是吗？”

“真是的，多冤枉，多可怜啊！”

妇女们很同情春香，甚至流下同情的泪。

年轻的农夫挥着拳头愤愤地说：

“假如，他真地杀死春香，南原四十八面的长工小伙子们不会罢休的。”

“对，他们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专搞酒色乱世的丑事，应该拔掉衙门的房柱。”

“嘘，说话留点神，那里来了个两班……”一位老人说着瞧了瞧坐在农夫后面抽烟的李公子。

“看他那样子，不过是个两班乞丐。”

“说话要小心，还有风闻说，最近全罗道来了微行御史哩。”

“来了微行御史又怎么样？还不是官官相护！”

“说的对呀。蝌蚪自然要向着青蛙。哈哈……”

“哈哈……”

李公子本想和农民要一口饭吃，但因为听到了太出乎意料的事，急忙离开了那里。

“春香在坐牢？要在使道生日问斩……这若是真的，岂不太吓人啦。我至今在干什么？一去三年，连一封信都没有捎去，我是怎么做的人。

“我要中状元，原本也是为同春香喜相逢，了此一生之愿。可是，春香面临死境，我还不知道，怎能恬不知耻地走进南原。”

想到春香在牢里遭受苦难，公子简直心如刀割。但不

知那些农夫们的话是否属实。

他走到一处，又看见几个硬朗的老人戴着草笠在锄地，他们唱着叹息身老发白的小调：

走呀去呀，去找老天爷，
求求老天爷，求他答应，
年老的永生不死，
年轻的人儿不变老，

可叹可叹，这白发真可叹！
一手拿斧头，
一手举蒺藜棒，
抗那白发鬼袭来，
牵住那少年青发，
用那条条情丝拴了又拴，
无奈少年青发无情逝去，
白发鬼猛然袭来，
叫你眼角生出皱纹，
一头青丝变银发，

清晨一头乌发，
傍晚就成一头白发，
好伙伴，真可悲呀，
试问将到何处去？

犹如九月红叶片片落，
一个两个落在地，
犹如拂晓星辰迭落，
你我作伴都逝去，
世上岁月最冷酷！

一个老汉握着锄把说：

“瞎，别叹息身老啦。干活儿吧！”

别人也都起来准备干活儿。

“没等老死，就要饿死了。那才可怜啊。来，干起来吧！”

大家默默地干了一阵。一个腰弯脸皱的老农说，大家抽一袋烟再干。于是他走过来，坐到地坎上，摸出别在腰间的烟袋，装上满满一袋烟，吧嗒吧嗒抽起来。他两腮抽得一瘪一瘪的，鼻翅一扇一扇冒着一团团的烟。

李公子慢慢走到老头跟前搭起了话。

“老人家，我想听听你的话哩。”

老头儿瞥了他一眼，心不在焉地说：

“你想叫我说什么话？”

“你们说，要饿死了，这里有几家竟要饿死的？”

“怎么，你觉得饿死那是好事？你没听说，那山后南村去年庄稼歉收，闹得出了成群成伙的饿死鬼。”

“噢，庄稼歉收到这种地步……”

“还有，坐在那里的络腮胡子他大儿子去年秋天因为没有还上三升五斗贷粮，被传到衙门去，给打死了。那里坐着的瘪嘴老汉因为没还上四升半贷粮，好好的大母牛给

拉去了。你看他气成傻子了。”

“那头母牛拉到哪儿去了？”

“听说，不久现任使道要过生日，可能要宰了用吧……”

老头儿抽着烟，答着李公子的问话。

李公子凑到老头儿跟前，也点上一支烟，说道：

“听说，那南原府使道喜欢春香，点她守厅，春香也就答应下来，如今她在享福哩。不知这话属实不？”

老头儿一听这话，抽出烟嘴儿，回头仔细端详李公子的面孔。出来帮老人们种地的妇女听到这话，也插嘴说：

“哎哟，真是冤枉好人，竟说出那种话来。”

“说春香怎么着啦？简直胡说八道。”

“怎么敢给白玉一般的春香，编上那种坏名声。”

抽烟的老头儿发起火问道：

“你是住在哪里的？”

“甭管我住在哪儿。”

“甭管你住在哪儿？你没长眼睛、耳朵？春香因为没有听从点她守厅的使道之命，挨了刑杖，现在正在牢里受苦呢！你敢说她怎么着啦？应了使道要守厅的命？……你说那种话，没人舍饭给你吃，不把你饿死才怪……说来，那个上京去的李公子、外公子的，那小子一去三年没一点消息来，那么没有信义，别说当官，连猪狗都不如。”

“嗐，话可不能那么说。”

“怎么，你跟他沾亲带故？”

“那倒不是，不过话说得太过分了。”

“还不是因为你说了些不合情理的话。”

“噢，对不起……老爹们再见啦。”

李公子站起身赶路，心里像一团乱麻。农夫们传说春香的话是属实的，他眼前发黑，脚下打颤。

假如他进京时，把春香带了去，当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可悲的事发生。他和春香离别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春香的哭声萦绕耳边。这不是宝玉埋在了泥泞中，而是花朵被抛进了烈火里。

不觉，太阳偏西，飞鸟归巢。山崖上的几朵红花好像含着悲酸泪，那鸟声也在加深他心中的怨和恨。

李公子快步赶路，正要拐过山角，见一小伙子手提一根棍，嘴里哼着什么调子走过来。

“今天是几号，千里之外汉阳城，须走几日才能到。如有翅膀飞上天，今天就能到。可怜的春香一心想着李郎，坐在牢里多悲苦，死期临头，有谁来救她。好个两班李公子一去三年无音信，难道这是两班的道义？狠心啊，太狠心。”

李公子躲在路旁树丛里，听那小伙子嘴里念叨，说的正是春香的遭遇，那人正是当年的房子。李公子心里高兴，真想马上喊他“房子”，因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便用破扇遮着脸，喊道：

“喂，小伙子，你是住在哪儿的？”

“我住在南原邑。”

“你上哪儿去？”

“我去汉城。”

“干什么去？”

“我带着春香的信函到前任使道家去。”

“你把信给我看看。”

“这个两班少爷可真古怪。”

“你这是怎么说。”

“那你听我说，人家的信当然不能给你看，况且这又是人家夫人的信，你凭什么要看？我得快赶路。”

李公子只好改口把他叫住。

“喂，房子！”

这一叫，把房子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是房子？”

李公子收起扇子，走近房子。

房子这才认出公子，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哎哟，我的少爷，这是怎么回事啊……房子向你请安啦。”说着跪在地上，抽咽起来。

“这些日子，你过得还好？”

房子从包袱里拿出信递给公子，说：

“公子你走后，我被撵出衙门，春香娘子被送进牢里，她死期临头了，快救她，快救救她吧。”

公子急忙拆开书简，一看正是春香的手笔。

春香的信字字句句令人断肠心碎，越往下读，越觉悲酸不忍读，泪眼模糊。春香落到这步天地，是为谁？相约百年偕老，如今弄得她坐苦牢，危在旦夕，公子自疚不迭，痛心不止，他感到心肺撕裂千万条似地难忍。公子手拿书简，无声地哭泣了一阵。那信中写道：

“一别之后杳无音信，不知在父母面前作儿的郎君是否平安，实为惦念。

“北往南去不远千里，为何不见郎君的青鸟飞来？

“遥望北天，只见乌云层层，想起公子心碎肠断。海棠花开，杜鹃啼，夜雨淅沥落在梧桐叶上，独自坐在窗下，念着郎君哭泣，不知有几回。日日夜夜怀念着郎君，在悲酸中度日……

“只因不从新使道卞学道强点守厅之命，身遭严刑坐苦牢。我愿作冰雪中的松竹终一生。不日将冤死在刑杖之下。

“虽说世间广阔，却无处投奔藏身，虽说那日月明亮，却无处诉怨求明断，写下最后一封信。愿公子万年享幸福，莫为没了春香把心伤。郎君若有夫妻义，但愿照顾我可怜的母亲。”

信简最后，破指血书“成春香启上”字迹。

公子看着信泪湿了书简。

房子呆望着哭泣的公子，这时他才发觉公子一身乞丐相，心里一沉，眼前不禁发黑。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公子，你怎么这样的装束？只盼你科举及第，锦衣归来，怎么闹成这步天地……。哎呀，天呀，这下春香小姐可没有救了。”说着，房子瘫坐在路旁呼天抢地地哭起来。

李公子收起书简，突然说：

“要马上御史出道……”

房子一听这话，不禁一惊，说：

“什么？御史出道？公子，那是真的吗？”

公子心里一急，口中冲出了这句话。公子信任房子，对他无话不说，但房子有些嘴快，而且缺乏耐性，不应该放纵他。于是，改口说：

“我是想，我若成了微行御史就好了。你看我这样，还看不出来吗？”

可是，房子吃了多年衙门的饭，还有些眼力，很难瞒过他。

“公子，你可别想骗我。只要让我做御史的护役，在公子出道时，我要用六角大棒打碎卞学道的狗头。”

“你这小子，怎么不信我的话，只管信口胡说？”

“嘿嘿……好公子！……”

房子放肆地走近公子身旁，一下搂住他的腰，伸手去探，在腰间摸着了像小碟一样硬硬的东西。房子敏捷地退下一步，说：

“公子，那硬硬的东西是什么？那不是马牌……”

“你住嘴不？你若泄漏这机密，就是有十个脑袋也别想活！”

“公子，你别为我担心，新任使道生日那天，要提春香小姐问斩……”

“我知道啦。他生日是哪天？”

“是本月十五。”

“没有错吗？”

“整个南原无人不知的。”

李公子急忙写了一封密信封好交给房子，说：

“我要办完事到南原去，你带着这封信到云峰衙门去，递上后本月十五拂晓，你要拿着回信到广寒楼待命。”

“是!”

房子急忙带着信奔向云峰。房子以为有他的好事，兴高采烈地来到云峰衙门，把信递上去，云峰的官长一看信，不禁一惊。

那信上的字和文体都不同一般，那信中的意思不很明确，但无疑是与国家机密有关的。于是，云峰官长一再叮咛不许传扬带信一事，然后叫来刑吏，吩咐道：

“把这小子关进牢里，好好看守。三顿饭好生侍候，等候下回吩咐。”

刑吏照官长吩咐，把房子关进监牢。

御使李公子把房子派往云峰后，急忙向南原走去。他登上小山岗环顾四方，山山水水都和昔日一样，岗下曲曲弯弯的路，正是他离别春香，骑马洒着惜别之泪，去京城的路。来到南门之外，广寒楼，乌鹊桥依然如故：那客栈前的柳树正是拴上驴马，游逛消日的所在；映着云彩的水流正是与情人相会的银河；柳树林中一条小径正是公子常走的路。

乌鹊桥下，一群妇女在洗衣服，她们说说笑笑。

“喂，你听我说。”

“什么事？”

“哎哟，可怜死啦。春香好可怜啊。”

“听了人们讲，咱们这儿新任使道那心真够狠的。”

“他想用强权占有春香，可是春香节操高，宁死不屈。”

“去了京城的李公子知不知道这些事呢？”

“那李公子真不够情义。”

洗衣物的妇女们谈论着，同情春香，埋怨李公子。

李公子登上广寒楼，观望四方，夕阳西斜，鸟儿归巢。那对面的柳树正是春香打秋千，使大红裙飘荡在半空的地方，春香那时的姿容历历在目；再往东边望去，高大的树林之间，就是春香的家。那所房子里的堂屋、莲池和花圃都是他所熟悉的，可是春香却在那牢房里哭泣，目睹的这一切都使他触景伤情。

黄昏时分，李公子来到春香家的门前。一片冷落景像：厢房已坍塌，正房的屋顶的草苫也破败了，那棵梧桐树兀立在树丛里，叫风雨折磨得像是无精打采的样子，那些白鹤好像被狗咬了，羽毛被拔掉，腿一瘸一瘸的，发出凄凉的叫声。

那条黄狗打着盹，突然汪汪叫着奔来，难道忘记了这面熟的客人？

“狗崽子，别叫。我是和你家主人一样的。你家主人不在？怎么你来迎我？”

李公子往中门里望去，从前他写好贴在那里的“忠”字，只剩下“心”字。立春时，贴上的对联叫东南风刮得支离破碎，真是一片荒凉景像。李公子走进院子，藏在背荫处，四处张望。里院静寂得很，只有岳母在烧火煮米汤，哭哭啼啼地诉说：

“哎哟，真怨死我啊。好狠心的李公子，他必是全忘掉了我女儿，连个信儿都没有啊。哎哟，真叫我伤心……香丹，快来烧火吧。”

岳母走出厨房，在里院的小溪洗过脸，梳过头，打来一罐清水放在供神香案前，点上蜡烛，趴在地上祷告。

“老天爷，我虔诚下拜……本指望独生女儿春香养老送终，爱如掌上明珠，不想她无罪遭刑杖，正在牢里受折磨。明天，使道生日宴后要斩我的春香，眼看她要丧命，却无法救她。但愿天地神明可怜我们母女，保佑汉阳的李梦龙青云直上，快来救救我女儿春香……”

御史李公子看到岳母虔诚祈祷，心想：

“本以为我考中做官是因为祖先墓地选得好，现在看来是托了岳母虔诚祈祷啊。”

公子为没有照顾这样的岳母感到内疚。

岳母哽咽着，哭一阵，祷告一会儿，趴在地上恸哭不止。

“哎哟，春香啊，我的心肝儿宝贝呀。你父亲早逝，我独自把你拉扯大，怎么遭这样的大难啊，你托生在哪儿不好，偏托生在我身上，你的死是由于坏娘的罪过呀，哎哟，我的儿啊！”

香丹跑出来扶起她，说：

“太太，快别这样啦。在牢里的小姐如知道您这样，小姐心里该多难过呀。”香丹嘴里劝她，可自己也哭起来。两人搂着哭了好一阵。

过了一会，岳母收起眼泪，说：

“香丹啊，给我点一锅烟。”

香丹点上烟递过来。她接过烟袋，上了板炕。

这时，李公子走到中门旁，干咳一声。

“有人吗？”

“是谁呀？”

“我是李郎。”

“李郎？噢，是那对面李老爷家的儿子李郎吗？”

“嗐，岳母，你怎么老糊涂啦。”

“岳母？……香丹你出去看看是谁来啦。”

香丹走到中门，问：

“您是谁呀？”

“是我呀！”

香丹揩了揩眼泪，端详来者。

“哎呀，是您啊！”春香母亲在屋里听香丹叫“哎呀”，便说：

“是谁来打我家的孩子呢？”

“哎呀，太太，是汉阳的郎君来了。”

“郎君来了？”

岳母一听，又惊又喜，急忙跑出来抓着他说：

“哎呀呀，这是谁呀，你到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才来，你是叫大风刮来的，还是驾云来的。你是听到春香的消息来救她的吗？快快进屋去吧。”

她把李公子领到屋里，让他坐在油灯下，可是因为人老眼花，看不清他的面貌。于是，从壁橱里特地拿出几根上好的蜡烛一起点上。岳母在变得明亮的屋里，想好好看看三年没见的女婿，他那白玉似的脸蛋依然没变，可是衣着褴褛不堪，一身穷酸相，是个花子无疑了。岳母感到太寒心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呀？”

“两班没落，身世可怜。进京后，科举不中，做不上官，家产荡尽，父亲出去设馆，母亲回娘家，我来找春香，各顾自己，本想到岳家拿几吊钱，看来两家的情况都够难啊。”

春香母亲一听这话，心里像堵上了一个铅块，气都喘不上来了。

“哎哟……你怎么一点情义都没有，一去连一封信都不来。可我还盼着能有个光明的来日，这是怎么说的呀。射出的箭，泼了的水，还能怨别人吗？可我问你，你有什么法子去救春香呢？”

春香母亲按捺不住心里的怨恨，猛扑过去捶李公子的胸膛。

“嗐，岳母，你怎么看不透我的真情啊。别看那苍天好像无动于衷，它还是有呼风唤雨的本事，打雷出闪电的力量哩。”李公子说着近乎异想天开的话。老母亲听了更觉寒心：

“两班一潦倒，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说玩笑话的本事倒有了。”说着直叹气，可是公子越发不讲体面。

“我饿得要死，快给我点饭吃吧。”

岳母回说：“哪里还有饭？”这是气话，饭当然是有的。

香丹看太太跟李公子发牢骚，只好躲在一边，这时，她壮着胆走过来向公子问安：

“少爷，刚才我香丹欠礼了。老太爷和老太太都安好，您走着千里远路，身上可无恙？”

“还好，你受苦啦。”

“少爷，我求你，我家太太说了些气话，请多见谅，别生气。”

“噢，噢，我心里也明白呀。”

“我还劝太太，就是心里有气，也忍一忍。公子不辞千里远路，还不是为的是小姐。如牢中的小姐知道了会难过死的。请再不要冷待公子。”说完，从厨房端出了饭桌放在公子面前。上面摆着一碗剩饭、腌青椒、泡菜和加料酱，外加一碗清水。

“这就做热饭来，请先点点饥。”

“好的，好久没吃上这种饭了。”

公子把那饭拿过来浇上菜，吃得挺香，一眨眼功夫就吃完了。春香母亲看着他这副相，直咂舌头。

“嗞嗞，真是的，要饭吃的本领也有了。”

香丹想着她家小姐的遭遇，不敢哭出声，只哽咽着说：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可要想想办法救救我家冰清玉洁的小姐。”

公子看出香丹的真情也感到心酸，他安慰道：

“我说，香丹，你别哭，你家小姐还能真地死吗？言正行端，不怕没有活路。”

春香母亲听着讨厌地说：

“哎哟，你做两班的心倒还不死呢。你到底怎么变成这个样儿啦。”

“我家太太说的气话，请不要在意。她年老了，碰上这种事，又冤又气，说些不中听的，请不要往心里去。待我做热饭端来，请多用些。”

“好，好，我多吃些。”

香丹赶忙做饭，还做些公子喜欢吃的菜端来请公子吃。

公子坐在饭桌前，细想起来，实在气恼得很，哪里还有心吃饭。他叫香丹撤下饭桌，心里想：

真没想到人世间会有这样的变故。有道是桑田变沧海，就是指这样的事说的吧。无辜的人在牢里哭泣，而那些犯罪多端的家伙们却在那里欢宴作乐……他磕了一下烟袋锅，抑制着郁愤说：

“我说，岳母，该去看看春香吧。”

“那倒是啊。公子哪能不去看看春香呢。”

香丹告诉李公子说：

“现在，西门关着呢。要等到五更敲了鼓再去吧。”

过了一会儿，鼓声响了。

香丹头顶着米汤，提着灯笼，春香母亲走在前头，公子跟在后面，朝牢狱走去。他们来到牢门前时，四周静静的没有人迹。

这时，春香正在恍恍惚惚似睡非睡之间，只见郎君走来坐在身旁，仔细一看，他头戴官帽，身穿红袍。因为好不容易盼来了他，春香一下搂住郎君的脖子诉说着心中的冤屈。

这时，春香母亲来到狱门前，叫“春香啊！”可是，她没有听见。

李公子听不到回答声，心里着急，催道：

“岳母，你再大点声叫她。”

“可不能那样。这儿离衙门不远，喊声大，叫使道听见

可了不得，稍等一会儿吧。”

“管他那么多事呢。我来叫她。春香啊！”

李公子这么大声一叫，牢房里的春香惊醒了，心里想：真奇怪，这喊声好耳熟，可不知是梦里，还是真的……她用手抬着枷锁，抬头往门那边望去。

李公子对岳母说：

“你告诉她，我来了。”

“现在告诉她，会把她惊得昏过去的，你等一会儿。”

春香听出是妈妈的声音。

“是妈妈来了？”

“是我来了。”

“香丹也来了吗？”

“小姐，香丹在这儿。”

春香母亲把米汤递进去。

“拿米汤来了。你吃点吧。”

春香接过米汤，哽咽着说：

“妈妈，你为这不孝女儿受这种苦……你一个老人家深一脚浅一脚的，伤了身子可怎么好，再不要来了。”

“你甭为娘担心，你提一提神，来了，他来了！”

“你说来了，是谁来了？”

“就那么来了。”

“闷死我了。快告诉我呀。我在梦里梦见了郎君，诉说了万般心事。莫不是汉阳来了信？是派人接我来了？还是带来了他做了官要来的消息？真急死我呀。”

“你那好郎君，升了，发了，变成花郎找来了。”

“哎哟，这是怎么说的，是他来了。刚梦见他，怎么就真地来了。他在哪儿？”

“春香啊，”李公子走近牢门。

“公子……”她伸出胳臂握住公子的手，哽咽着，半天才说出话。

“哎哟，是你，日夜盼念的郎君。莫不是做梦？见到了你……我现在死了也没有遗恨了。”

“嗐，真没有想到，你竟在牢中折磨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那么狠心。可怜我们母女，与公子别后，日盼夜念，终成恨。莫不是郎君得悉春香无端遭浩劫，就要成为刑杖之下的冤魂，才来看我。”

春香说着，再把郎君细端详，他那样子实在叫人寒心。

“我的郎君啊，我一人死了倒没有什么可怨的，只是郎君你千金公子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两班倒霉，就会这样啊。春香，你别为我担心，不要过于伤心，人命是天定的，哪儿就会死呢？”

春香哭了一阵，托付母亲说：

“盼了三年的汉阳郎君成了这个样子，可怎么好啊。这可是多年培植的树倒了，费功砌成的塔塌了。可怜我没有了活路。只盼母亲，替我安排，叫我死无遗恨。把我箱里的绸缎裙、袍变卖给他做新衣、新袍，把我首饰匣里的首饰、戒指变卖，给他买新宕巾、帽和鞋。就要死了还要什么家什。把我屋里的衣橱、箱柜变卖，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让他吃。我死后，你待他就像待我。”



母亲听着女儿的遗言，心碎难忍，老泪直流。

春香又对公子留最后的话说：

“郎君，请你听我言。明天就是使道生日，寿筵之后要将我处死。你千万不要远去，在大门外等到把我尸首搬出，就拿到你我初见言欢的堂屋前，替我招招魂，找块清净向阳的地方，你亲手把我埋葬。等到郎君高升后，再用净布裹了尸骨，埋在郎君家的祖山之麓，并在墓前立坟碑，写上：‘守节冤死春香墓’。太阳西落，有再升时，可怜我春香一去，何盼重来。哎哟，冤死我了啊。

“我那可怜的母亲，没有了我，又弄没了家产，只好沿街讨食，来到岗下，无力地打盹，到头终会咽气。郎君，我最后托付你，请不要嫌弃我母亲，多少照顾她吧。哎哟，悲哉，哀哉……”

春香哀痛地哭泣，公子安慰道：

“别哭啦。天塌下，尚能有缝钻出来。你只可信我话。不要太悲伤。”

春香止住哭泣，叫香丹：

“香丹啊！”

“小姐呀！”

“你知我心意，我知你心意，我不说，你也会做到。我最后托付你，我亲手织绸缝成的郎君的衣服收在三层衣柜里，你今天就给他拿出来穿上。你替我好生侍候公子，让他专心读书，让他早日科举及第。你替我安慰老母亲，让她多活几年，我死了的魂也会来报恩。”

香丹痛心地哭泣不止。

“小姐，我一定按你的吩咐去做。可是，家里没有了你，我怎么活呀……小姐。”

“香丹，别哭了，快陪母亲和公子回去吧。”

公子在离开监牢时，最后对春香说：

“春香，你若想再见我，就不要有别的想法，坚强一些！”

春香喊着“郎君！……”泪眼模糊地望着他的背影。

痛哭的母亲，抽泣的香丹都走了。牢房里死一般静寂。

在阴森森的牢房里，和郎君见了那么一面，现在又剩春香一个人沉入冥想：

“那苍天待人不会有厚薄之分，可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年纪轻轻的坐牢受苦，到头来就这么死去。我苦苦等来的公子处境也那么可怜。我们的身世为什么这样不齐。留下那不幸的公子，我又怎么能安心闭眼啊。”

春香想到这里，悲泣着倒在地上，可怜一朵鲜花投在狱中遭霜打，叫她怎么受得住。

李公子走出牢门后，走遍城里城外打探情况。

来到吏房的公署，听到那里的衙役嘀咕道：

“我说，有人说那微行御史就是角门外姓李的。可我看，刚才打着灯笼和春香妈一道往监牢那边去的那人穿的戴的都破破烂烂的，有些可疑。明天，使道寿宴后，要十分小心地理事，可不要坏了事。”

公子听了，不觉心里一惊，心想：

“这些家伙够机灵的。”

公子又到监营官长所在的衙门去打探。那里的头头说：

“各位，刚才在去监狱的路上走来走去的花子很可疑，很可能是御史，你们拿出容貌详记册子细翻看。”

公子听了心想：

“他们一个个都够鬼的哩。”

他又到户长那里去偷听，他们也说些类似的话。

公子走遍了六厅后，回到春香家稍睡了一下。第二天，就是使道卞学道的生日。

李公子不等朝雾消散，就来到广寒楼，一边踱步，一边想行动步骤。这时，从树林里的小道一个一个地走出了化了装的书吏、中房和衙役。书吏一行来到广寒楼向公子请安，然后汇报他们了解的情况。

“各处百姓对南原使道无一不出怨言。他的绰号是铁耙子。春天，分给人们一个鸡蛋，秋天叫他们交出一只母鸡，还……”

“不仅那样，这次他过生日，他叫每家拿出三斗大米、三个鸡蛋、三两大银、三尺麻布。他那院里的仓库都快放不下了。”

李公子大体了解了情况，就叫他们在衙门的大门外待命，等到公子发出命令，见机行动，并仔细交代了各人的任务。然后，公子见了从云峰来的房子。

“公子，我有什么罪，竟把我关在云峰牢里？”

“辛苦你了。不为别的，就为你嘴太快，不必见怪。你到大门外等我的号令开始行动。你要防备现任使道从后门溜掉。”

“是，遵命！”

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地消逝在树林那边。

李公子把人们都派去后，急忙来到官署的大门前观察，衙门里朝事结束。各邑的员外和长官陆续来到。

“嘿——任实来到。”

“嘿——谷城来到。”

“嘿，躲开，闪开！”

潭阳府使伴着赶马的吆喝声走进大门；淳昌郡守、求礼县监等依次走进去，于是响起嘹亮的喇叭声。

云峰官长，吊梢金鱼眼，八字胡须，身穿威武的武官服，手持藤鞭，大摇大摆走进来。

使道卞学道早已吩咐各厅负责人发出号令：要搭起雪白布的高棚；叫礼房招齐乐师和艺人，多杀几条母牛；要把各样菜肴多做些，把席办得有排场；不许杂人出入，严加戒备。

搭了喜棚的院子里，各种兵器林立，各色旌旗飘扬，好不气派。那三弦太角发出的丝竹声回荡在半空。穿着绿袄红裙的艺妓们甩着雪白的水袖翩翩起舞，还有伴唱声来助兴。

使道心满意足。各邑官长分坐两排，堂上堂下，按职位高低排坐，各桌的菜肴都很丰盛。

使道喜笑颜开说，美酒怎能默默地喝。马上就有艺妓唱劝酒歌：“这杯美酒举起来，寿星请吃这杯长生酒……”一头开怀畅饮，一头高奏乐曲，酒兴大作。

这时，李公子走进院子。

“来人啊，告诉你们老爷，远路之客欣逢大宴，特来讨一杯酒喝。”

他这么一喊，衙役走来，说：

“哪来这么个穷两班。我们使道早有吩咐，不许花子进来，你别想好事了。”

“叫撵走我的就是我儿子，被撵就走的也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你再去禀告大人！”

一个要进来，一个不许进，正推推搡搡。云峰官长在堂上看见了这个情景，便对使道请示道：

“那人虽然衣着褴褛，分明是两班之后，让他坐在末席喝一杯再走何如？”

使道听了云峰的话，心里很不受用，皱起眉头对李公子盯视了一会儿，为顾及自己的面子，勉强说：

“照云峰的话做算了，不过……”话没说完，那意思不言而喻，他心里不高兴这样做。

“告诉他，上这儿来坐。”

云峰一吩咐，传命的马上去传话。李公子呵呵地笑着说：

“好，好，到底还是云峰懂点事。”公子走上来坐在末席。

使道却偏过脸去说：

“云峰今天怎么偏要做些糊涂事。跟那种东西打交道，只会被偷去烟袋或扇子之类东西，有什么好处，嗐……”

李公子看了看左右，堂上的所有员外，官长面前摆着丰盛的酒席，还有艺妓在旁唱曲助酒兴。李公子面前也摆上来了。可是只摆出了一小碟豆芽菜、一碟碎糕、一碗浊酒。公子心里感到真可恶，真想一脚踢翻，但忍了下来。捅了一下旁边的云峰，说：

“给我一根烧排骨吃。”

“嗳，你要吃排骨，只管说话嘛。怎么要吃活人的排骨吗？”云峰心里有所猜度，他叫来传命的，说：

“喂，给他端一盘烧排骨。”

“不必了，讨饭的么，何须麻烦别人，自己动手的好。”

李公子动手从别人面前端来一盘烧排骨，又从这里那里弄来了一些好菜肴，结果，弄得人们乱叫起来。

“咦，岂有此理。”

“真可恶。”

“怎么这样不懂上下之分。”

“嗐，真是吃人家的糕吃到撑死的家伙。”

官长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他，可是他满不在乎，只管把好吃的端来放在自己面前。

“嚯，真是聚沙成塔呀！”

公子吃着排骨，又对云峰说：

“坐在那里的像领班艺妓。来到这样的大席上，真想喝一杯她那玉手斟的酒，听一曲劝酒歌。”

云峰对他这一要求也不加拒绝，叫领班艺妓过来。

“来，你给他斟一杯酒，唱一曲劝酒歌。”

在坐的官员都说，世上竟有这种怪事。使道责备云峰发疯了。那领班艺妓脖子一扭，坐着不动。

云峰朝领班艺妓盯了一会，吹胡子瞪眼地吼道：

“小贱人，你敢违命！不管他是什么人，既然是我叫你干，你就该遵命，敢坐着不动？”

艺妓看出云峰不同寻常的神色，只好过来给李公子斟了一杯酒。

李公子手拿酒杯，等她唱劝酒歌，艺妓说，嗓子疼唱不得。公子一个劲叫她唱，这样一推一躲，酒洒了。

“哎呀，这么好的酒洒了，怪可惜的哩。”说着李公子用长袍下摆沾上洒掉的酒，往四处乱甩，那酒滴甩得四处溅，弄得场内大乱。

“嗐，这真不像话。”

“那个家伙准是个疯子。”

“给我马上撵出去……”

可是，不少官长只是左右看颜色，因为他们听到了御史出道的风闻，心中顾虑重重。淳昌郡守嚷着要马上赶出去，他又贴在使道耳旁嘀咕着什么。于是，使道向大家说：

“列位，今天，如此盛会，岂可无诗，限韵做诗何如？”

“好得很。”

大家响应，淳昌郡守补上一句，说：

“如有做不出诗的，要重罚。”使道接上说：

“对，对，要重罚。我来限韵。一个是膏肥的‘膏’字，另一个是高低的‘高’字。”

官长们说，韵限得好，开始做诗。

这时，李公子说：

“我托父母之福，倒也念了几本书。我也来做一首。”

云峰高兴地给他笔和砚。

别人还都没有写出来，公子却已做好了。



金樽美酒千人血，
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
歌声高处怨声高。

李公子把它掷给云峰，说道：

“远路之客，逢大人寿宴，饱食酒肉，此恩没齿难忘。”说完走下大堂，扬长而去。

使道、淳昌等人说：

“好一个无知无礼的浑小子。”

“反正把他轰走了，好不痛快！”

“来，大家先喝酒，再把春香带上来，见一见。”

众人一面喝酒，一面谈论春香。

这时，云峰拿起李公子的诗来看，他心里一惊。

“好家伙，要出事啦。”

那笔迹和文体与前日的信如出一人手笔。那诗意就像斩处贪官污吏的大剑一般。

云峰把它递给任实郡守，任实郡守又传给求礼郡守看。看了那首诗的人都大惊失色，战战兢兢。

“哎呀，大事不妙啊。”

云峰郡守先站起来，说：

“大人，卑职有事，要先告退。”

任实郡守也跟着起来，说：

“今天是要发贷粮的日子，我得去……”

酒醉的卞学道瞪着眼睛说：

“喂，你们这是怎么啦？”

求礼郡守也站起来说：

“我母亲伤了身，我要去看望……”

“嗐，列位，不要急。待一会儿，要提绝代佳人春香来下刑哩。喂，快把春香带上来！”

“是，传命：快把春香带上来！”

皂隶们应了一声，急忙向牢房跑去。

李公子走出衙门后，过了一会儿发了军号。于是，书吏、锦衣各官就地开始行动，御史属下的官吏衙役都迅速行动起来，把南原镇翻了个个儿。

东西南北四个门都在大喊“御史出道！”随着喊声御史属下官吏冲进衙门，把摆着酒席的大堂砸了个稀烂。大小官员都挨了棒打。

饮酒作乐的员外、大人们吓得魂飞魄散，慌慌张张地四处逃跑，都顾不得体面，有丢冠的，有散着衣服的，丑态百出。

那琴、鼓也都砸毁了。卞学道像个耗子似地钻进里屋。嘴里喊着快上门。

大堂上下的衙役官员都被打跑后，大声喊道：

“御史驾到！”

大院静下来，只见手持旌旗、肃静牌的、六厅官员分列左右，他们战战兢兢面如土色。

御史穿上官服终于走上大堂就座。他先把那些吏房、

户长等官员一一问罪发落。接着，罢免卞学道南原府使之职，官家的仓库一概查封。于是四大城门上贴出了现任使道封库罢官的招贴。

卞学道的尸体用破席卷起扔到南原境外。

御史最后吩咐狱吏道：

“把狱中的囚犯都带上来。”

御史一个个审讯后，该下牢的下牢，该放的放走。

最后一个是春香，她步履艰难地走进来，向御史施礼后，无力地倒在地上。

春香在被带来时，留心地望着聚在左右的人群，希望能在人群中找到郎君，殷切地想在冤死刑杖之下以前再见一面，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见他？是不是不愿在大白天叫人们看到他那寒酸相，远去了呢？春香想着心事，一步一串泪地走进来，就昏过去了。

御史开始审讯：

“那个女人犯的是什么罪？”

刑吏哈着腰回答：

“她是此地艺妓月梅之女春香。因为不听从官长的吩咐，犯了抗命之罪，被下牢。”

“违的是什么命。”

“使道要她侍候他，于是她说定要守节，抗辩大闹衙门。”

“违抗官长之命，大闹衙门，其罪该问斩。问你，最后有什么心愿？”

春香提了提精神，回答说：



“派到这里的官，个个都是明官哩。将要冤死的人有什么心愿可言。只是昨晚和郎君见了一面，他可能在大门外等着认领我的尸首，但愿让我和他见最后一次面。”

说完，悲哭不止，这时，南原的一伙妇女拥进来，跪奏道：

“向御史请愿！”

“御史请高抬贵手！”

衙役们想把她们轰出去，御史制止，允许她们进来。

妇女哭奏道：

“大人高抬贵手，救救我们春香。她贞洁志高，贞女春香世无双，敢与白玉青松相比。敢求大人宽大为怀！”

御史答道：“本官自知。”

御史从怀里拿出一只玉戒指递给侍从，说：

“你把这个给春香拿去。”

侍从走下去，把戒指放在春香的手掌上。

春香止哭，仔细地看玉戒指，大吃一惊。

这不是，我给郎君做信物的玉戒指，这是怎么回事？”春香心想或许公子在近处，抬头去望周围，但没有找到他。

“这戒指是从天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公子只把这戒指留下，自己到哪里去了呢？”

春香又哭成了泪人。这时，传来了御史的声音：

“春香，你抬头看看我！”

春香抬头一看，那不正是昨晚见了一面的花子郎君，他竟成了御史坐在高堂上。

“郎君！郎君！”春香含泪叫着，又惊又喜。

“是我的郎君成了御史。冷秋突临南原，我身遭霜打，命将终，突然春风起，吹开李花，我得再生，这是梦还是真的，若是梦就不要醒吧。”

御史走下来，扶起春香，一同登上堂，满堂欢喜。

这时，春香母亲同着香丹、房子走进来。

“我女婿是御史。那我就是御史的岳母了。你们这些暴戾、蛮横的六厅头目，还要来欺侮我吗？贤婿，不要以为我没有认出你的真人，才生气、骂人的，我也多少有点眼力，我是怕人看出你的本色，才那么着。常言说，苦尽甘来，就是指我们说的吧。养了个宝贝女儿，盼来了今天的喜庆。……”

春香节高情重，无人不赞扬，真是吉人天相。

御史在南原办完公事，把春香母女、香丹和房子一起带到汉阳去。那行装好不气派，人人称赞，人人羡慕。

春香离开南原去汉阳，虽是去享荣华富贵，但要离开她生长的故乡，难免有些惆怅，心里又是喜，又是惋惜。

“别了我心爱的故居，别了蕴含着多少难忘的春梦的广寒楼乌鹊桥。难怪，人说春天年年到，情人一去不回头。乡亲们莫怪我呀。”

春香怀着惜别之情，与乡亲们作别。

“这一去，难重逢。但愿荣华富贵千万年！”

送行的众人和离去的人都挥泪作别。南原人骄傲地把春香叫做“南原烈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107237

《春香传》主要人物表

成春香—小说的主人公李梦龙的爱人

李梦龙—李翰林的儿子

李翰林—先任南原府使，后调京去，

任同副承旨。

月　梅—春香的母亲，在先是艺妓。

香　丹—月梅家的使女

罗龙剑—李梦龙的仆人即房子。

卞学道—新任南原府使

朝鲜・平壤

1991

ISBN 978-9946-0-2184-3